

《BVLGARI 宝格丽：BEYOND TIME 时间之上》

引言

定义事物的关键在于揭示其本质，故若要真正解读 BVLGARI 宝格丽与制表业的深厚渊源，则需要探究品牌時計创作背后的深层动力来源。宝格丽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将这一深层动力来源描述为“赋予作品情感表达，令其历经岁月洗礼演绎隽永魅力。”宝格丽腕表部门董事总经理平兴韬（Antoine Pin）则进一步阐释道：“作品的价值绝不限于作品本身。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佩戴者而言，每件作品都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意涵。”因此，体验宝格丽腕表不仅是在记录一天当中的时、分和秒，更是在探索一个于方寸之间运动不息的奇妙世界，而这也正是本书书名的内涵所在。

本书以宝格丽在制表领域的特别之处作为切入点，娓娓讲述品牌的辉煌制表历程。宝格丽矢志追求工艺和美学的至臻境界，将精湛的瑞士制表技艺与鲜明的意式美学设计精妙融合，由此奠定了其在制表行业与众不同的地位。宝格丽产品研发执行总监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先生表示：“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工匠、珠宝匠和制表师迎难而上，勇攀高峰。”这种勇于挑战的精神贯穿本书始终，也由表及里地彰显于宝格丽纳沙泰尔工坊大厅到品牌美好的未来展望之中。《Bulgari 宝格丽：Beyond Time 时间之上》一书全面呈现宝格丽的制表历史、作品系列及其在制表界的影响力。开篇以知名钟表收藏家约翰·戈德伯格（John Goldberger）的视角讲述引人入胜的宝格丽制表历程，随后深入剖析宝格丽品牌旗下各大腕表系列——**高级珠宝腕表系列、Serpenti 系列、BVLGARI BVLGARI 系列和超复杂功能腕表系列**——每个章节均收录有品牌内部重要人士的访谈，他们分别针对某一系列腕表的诞生和演变分享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本书采用巧妙的叙事方法，收录了多位思想深邃、闻名遐迩的标志性人物的个人随笔。他们的个人成就与宝格丽不同腕表系列的核心主旨高度契合：著名佳士得珠宝拍卖师拉胡尔·卡达基亚（Rahul Kadakia）分享了自己与宝石的情缘；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谈及灵蛇臻美造型；意大利演员、编剧兼导演亚利桑德罗·加斯曼（Alessandro Gassmann）追寻罗马起源；斩获九枚奥运会金牌的田径运动员卡尔·刘易斯（Carl Lewis）分

享他不断刷新纪录的奥秘；屡获殊荣的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Lorenzo Viotti）则讲述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音乐时光中勾勒出内心的音乐图景。

最后，一场由知名未来学家主持的深度对谈为本书画上圆满句号。在对谈中，宝格丽腕表部门董事总经理平兴韬（Antoine Pin）、宝格丽产品研发执行总监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以及宝格丽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共同展望了制表行业的未来。宝格丽将一如既往地承袭数百年的匠心巧思与制表传统，同时大胆探索面向未来的一切可能，通过作品建立全新的情感连接。这一初心跨越时空界限，亘古不变。

第一章：

每当钟表收藏家们跟我谈论起宝格丽时，话题往往聚焦于品牌过去十多年在高级制表领域取得的斐然成就。平心而论，宝格丽在超薄制表领域创造了八项品牌超薄腕表纪录，如此引人瞩目的壮举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因此，大家愿意讨论高级制表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宝格丽的制表故事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品牌异彩纷呈的制表演进历程才是最令我为之着迷的。无论是诞生于二十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那些优美雅致的双签名腕表和怀表，还是背后隐藏有一段精彩故事的宝格丽 **Roma 腕表**，亦或是演员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于 1995 年出演经典犯罪惊悚片《盗火线》（*Heat*）时所佩戴的 **Diagono 计时码表**.....宝格丽在制表领域的璀璨征程展现出别样魅力，深深吸引腕表鉴赏爱好者与专业腕表收藏家的目光，在制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专属印记。

很少有品牌能将意式创意的精粹与瑞士制表热情和工艺融为一体，毕竟，没有其他高级制表品牌能像宝格丽那样，拥有深厚的意大利高级珠宝制作传承，同时还见证了意大利现代工业设计的诞生。在 1930 年首届蒙扎双年展举办时，宝格丽便已积累了多年的运营经验。品牌目睹了豪华汽车车身制造业风靡全国，也见证了宾尼法利纳（Pininfarina）、吉亚车身制造商（Carrozzeria Ghia）、博通集团（Gruppo Bertone）以及吉奥·庞蒂（Gio Ponti）等品牌或人物赢得的传世美誉。在岁月流转中，宝格丽历经了与众不同的发展历程，磨砺出品牌鲜明的现代特质，谱写了与品牌基因一脉相承的精彩故事。

想要真正探究一个品牌，就需要追本溯源，宝格丽品牌故事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出生时取名为 Sotirios Voulgaris，后来他遵循罗马字母拼写规则对自己的姓名进行了改写）从希腊移居意大利后，决定在罗马开创自己的品牌。1884 年，位于西斯提纳街（Via Sistina）85 号、以他姓名命名的第一家精品店正式开业。随后，罗马第二家宝格丽精品店入驻康多堤大道（Via dei Condotti）28 号。更多宝格丽精品店也随之开业，逐渐被写入了品牌历史。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出生于一个希腊银匠家庭，由于眼明手稳、技艺高超，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在他为品牌掌舵的前 24 年里，宝格丽在意大利和瑞士开设了超过七家零售店和两个季节性柜台。

二十世纪 10 年代，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的两个儿子乔治（Giorgio）和科斯坦蒂诺（Costantino）开始参与家族企业经营。在这一时期，他们共同决定专注于打造高级珠宝作品，并不再制作银器和装饰品。当时，腕表开始在欧洲时尚圈蔚然成风，宝格丽品牌迅速顺应这一趋势，调整了业务重心；到二十世纪 20 年代，宝格丽已经与爱彼、江诗丹顿和积家等多家瑞士制表品牌建立了合作关系。宝格丽品牌首批腕表由此诞生，专为女士打造，周身铺镶宝石，以及搭配大量钻石镶嵌的铂金表壳。

宝格丽品牌已知最早的男士腕表于 1930 年左右问世，相较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的逝世时间早了几年。这款铂金跳时腕表配备新颖的长方形表壳，灵感源自一款哈斯·尼威（Haas Neveux）品牌腕表。表盘采用希腊回纹图案、小时视窗、中央分针和位于六点钟位置的小秒盘。而关于这款腕表，目前已知存世的仅有一枚。令人惊奇的是，这枚腕表在本应镶贴“35”的位置却镶贴了“30”。作为已知仅存的一枚，它现已成为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珍品，另加上表盘上还存在制表业中很少出现的误印问题，这枚腕表可谓极其罕见，亦从而成为颇具收藏价值的宝格丽古董腕表之一。

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于 1932 年逝世，享年 75 岁。乔治（Giorgio）和科斯坦蒂诺（Costantino）随即接手了家族企业。两年后，在康多堤大道（Via dei Condotti）10 号旗舰店翻新之际，乔治（Giorgio）和科斯坦蒂诺（Costantino）将公司更名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以古罗马字母组成的“BVLGARI”。

二十世纪 30 年代末期，装饰艺术运动在设计领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宝格丽开始创立品牌专属设计语言。到二十世纪 40 年代，宝格丽的意式美学设计风格完全形成。品牌多采用予人温暖之感的黄金材质，同时摒弃当时刻板的几何形状，转而采用更优雅、自然的造型元素。在宝格丽品牌与瑞士合作伙伴携手创制的双签名時計作品中，这些特点可见一斑。事实上，作为钟表收藏家，我最早的记忆之一便是有幸鉴赏了一枚诞生于 1938 年、带有宝格丽品牌标识的爱彼装饰艺术怀表，其黄金表背上镌刻的“Ciano 1-1-1934 XII -11-7-1938 XVI”字样激发了我的探索欲。于是，我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枚怀表最初由科尔泰拉佐和布卡里伯爵加莱阿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购得，后来在奥塔维奥·德·佩波（Ottavio de Peppo）被任命为意大利驻土耳其大使时，他将这枚怀表赠送给了奥塔维奥·德·佩波（Ottavio de Peppo）。我曾多次与这个时代的宝格丽古董時計有过交集，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并不是所有这些時計都承载有重大历史意义（如果是的话，我可就太幸运了），但每枚宝格丽古董時計在品质和格调方面都达到了同样高的水准。

究竟哪款時計称得上是突破之作，助力宝格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表品牌呢？宝格丽 **Serpenti 腕表** 可谓当之无愧。顾名思义，**Serpenti 腕表** 呈现为由贵金属材质打造而成的灵蛇造型。腕表采用一丝不苟的精妙工艺，自然缠绕于佩戴者腕间，确保出色的佩戴舒适性。**Serpenti 腕表** 新颖优雅、不落窠臼，问世不久便备受青睐。由于所有材质都是从零开始纯手工制作，各枚 **Serpenti 腕表** 不尽相同，即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枚 **Serpenti 腕表**。也因此较短的时间内，诞生了很多不同的表壳造型。事实上，宝格丽历史档案中收录了近千种有关该表款的设计草图。这款腕表看似简约，但工匠们需要不断尝试方能打造出蜿蜒灵动的造型，呈现惟妙惟肖的视觉美感。据说，宝格丽金匠们花费了逾 15 年的心血，才真正完善了这款 **Serpenti 腕表** 的制作工艺。

那么，宝格丽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成功打造出这种缠绕于腕间的迷人造型的呢？其中，被正式命名为“*tubogas*（煤气管）”的工艺功不可没。“*tubogas*（煤气管）”工艺最初于 1881 年获得专利，彼时，它与珠宝还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柔性金属物起初用于制造输送压缩煤气的柔韧金属管，宝格丽的设计团队发现，只需对其稍加调整，便可打造出能保持稳定形状的“*tubogas*”表链，同时在佩戴或摘取时能够确保出色的柔韧性和弯曲度。通过此多圈表链，宝格丽焕新演绎意大利工业设计对造型与功能的追求。这种设计以未经焊接的钢芯作为中心结构，长条状金属包裹其上，使中心结构隐匿不见。**Tubogas** 表链整体轮廓优美圆润，且不需

要焊接便可完全隐藏内部结构。与此同时，这种缠绕式表链柔韧灵活，具备标志性的弹性效果，带来尤为舒适的佩戴体验。

Serpenti 腕表设计充分体现了宝格丽的经典风格：果敢不羁、异彩纷呈、华美夺目。虽然早期设计风格偏向抽象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系列腕表设计不断演进，逐渐呈现出灵蛇的具象造型，而铰链扣盖设计的运用，能够更好地将表盘隐藏起来，更加逼真地演绎了灵蛇的头部特征；随后，饰有六边形图案的表链应运而生，更加生动诠释了灵蛇的鳞片之美。

在整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宝格丽作品一直以优雅的意式设计风格著称。那个时代，宝格丽别出心裁地运用色彩搭配美学对珍贵彩色宝石进行了创意组合，其中，凸形蛋面切割宝石尤为受到品牌钟爱，经过精心切割和抛光的斑斓宝石让人不禁联想起罗马城市建筑的穹顶。宝格丽的美学理念：拥抱“甜蜜生活”时代的欢愉风尚，恰与摩登佩戴者的美学追求高度契合。这些佩戴者包括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和泰隆·鲍华（Tyrone Power），他们也当之无愧成为了宝格丽全球美誉的代名词。

在制表领域，特别是男士腕表方面，与领先的瑞士制表品牌携手打造联名作品仍是宝格丽当时的主要做法，至少这个阶段是如此。作为一个古董钟表收藏家，我对这个时代的两款腕表记忆犹新并且非常喜爱。首先是一枚带有宝格丽品牌标识的江诗丹顿计时码表，采用 18K 黄金材质打造，配有两个计时盘、黑色测速计刻度和方形计时按钮。我还钟爱一枚带有宝格丽品牌标识的爱彼计时码表，采用黄金材质打造，配备三个计时盘。1984 年，很幸运地无意间在阿雷佐跳蚤市场发现了这枚计时码表。这款腕表极其罕见，满足了我心中对古董腕表的想象。

多年以来，数枚非常特别的宝格丽计时作品又加入我的收藏，后因各种缘故转手他人，这些特别的计时在我手中来来去去形成了奇妙的周期。其实，这种情况并不足为奇，当一个人开始收藏古董计时，往往会经历一个不断演化更新的过程。随着品味的改变或新的珍品出现，藏品阵容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古董计时收藏充满着不可预见性，主要受到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驱动。尽管我们希望一直珍藏所有收入囊中的作品，但难免会有一些原有的收藏需要找到新的归宿，以便为新入手的藏品腾出空间。得益于毕生对钟表的无限热忱，我近期有幸与詹尼·宝

格利（Gianni Bulgari）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的孙子，也是乔治·宝格丽（Giorgio Bulgari）之子，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在其父亲于 1966 年去世后，他与堂姐玛丽娜·宝格丽（Marina Bulgari）共同担任宝格丽品牌联合首席执行官。他拥有强烈的个人魅力，无论收藏家、作家还是其他访客，与他相处时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亲切感。

当我们坐在一起，准备欣赏和探讨品牌历史档案中收录的时计作品时，我很快留意到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先生佩戴着一枚塑料材质腕表。我随即问起他对奢侈品的总体看法，想更好地了解他的观点以及他所喜欢谈论的话题。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喜欢佩戴更为“普通”的腕表，尤其是在白天，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特别解释说，这不是为了显得特立独行，而是与自己的信念有关，即所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都应当正视并履行自己的责任。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判的话，我自己算是“罪人”了。我问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如何看待人们佩戴昂贵时计这一现象。对于所有企业家来说，这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每当涉及全球财富分配不公这个话题时，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表示他总会想起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金钱是善仆，也是恶主”。换言之，在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看来，人们对奢侈品的渴望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与人性本质，而只有财富和奢侈品的拥有者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将所拥有的财富和奢侈品用于善行，才能真正体现出财富的意义。

虽然执掌宝格丽的时间相对短暂，但他的举措却彻底改变了品牌的面貌。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作为宝格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开启了品牌的国际化进程，先后在纽约、日内瓦、蒙特卡洛和巴黎开设了精品店。但这并非我所说的意义重大的举措，我所指的是他在 1975 年做出的一个看似简单、却对宝格丽如今的制表规范仍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当时，越南战争已经结束，世界上首次国际太空任务也已成功启动，而复古未来主义仍在工业设计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此时距离全球首款数字腕表面向全球发布仅过去了三年，当时没人意识到，此时正是后来被称作“石英危机”的开端——在这一制表时代，价格亲民、精准度高的电池供电石英腕表机芯几乎彻底扼杀了高端机械腕表这一品类。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同样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在当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并非商业决策，而是想向长期支持家族企业的客户们表达感谢。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委托制作了 100 枚数字腕表（后来被称为宝格丽 Roma），并在圣诞节期间将它们作为特别礼物赠予品牌在世界各地的尊贵客人。

凭借出色的设计与与生俱来的专属特质，宝格丽 **Roma 腕表** 一经问世便备受追捧，吸引世界各地的客户纷纷提出购买需求。这是一款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我将其视作是宝格丽写给罗马和意大利艺术与建筑领域的情书。从表圈上清晰镌刻的“Bvlgari”和“Roma”字样（让人不禁联想到古罗马钱币）到采用皮革和编织绳制成的表带，这款腕表巧妙融合了古老世界的风华绝代与数字显示的现代气息和前卫风格。它的推出也标志着宝格丽品牌意识到优雅高端运动腕表的全新核心理念：满足用户全天的佩戴需求。

首款宝格丽 **Roma 腕表** 在很多方面无不体现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制表哲学的内在精髓，即造型简约、价格亲民，同时大胆融合创新元素。这一理念在宝格丽 **Roma 腕表** 中得到了成功诠释，这也是当今腕表设计师们时常从中汲取灵感的重要原因，例如：这款腕表表盘的特殊设计元素，尤其是大胆的色彩运用和深邃的镌刻样式，被广泛应用于之后推出的宝格丽腕表。**Roma 腕表** 还革新了腕表设计法则，率先将品牌标识或名称作为高端腕表鲜明的装饰元素，而在圆柱形表壳的映衬下，这一装饰元素则愈加引人注目。

毫无疑问，宝格丽 **Roma 腕表** 大获成功，激发了腕表爱好者的强烈渴望。1977 年，品牌发布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以此满足广大時計爱好者的期待。**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 以宝格丽 Roma 为蓝本进行焕新演绎，表壳整体设计与宝格丽 Roma 大致相近，但计吋功能调整为传统的双指针显示，并带有日期显示功能。此外，原本表圈上部和下部分别镌刻“BVLGARI”和“ROMA”字样，现在均调整为镌刻“BVLGARI”字样，这也昭示着腕表命名发生了变化。

初代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 因作为宝格丽品牌首款面向市场发售的现代腕表（非珠宝腕表）而载入史册，而这款腕表在制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个原因与它的设计师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有关，他曾先后设计爱彼皇家橡树系列腕表和百达翡丽鹦鹉螺系列腕表。当时，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全然不知跟他合作的这位设计师未来会成为史上颇具代表性的钟表设计师。时至今日，品牌仍秉承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首款作品的基本设计法则：宝格丽品牌目前的大部分腕表都采用同样的字体和指挥棒式时标，并尽可能只在六点钟和十二点钟位置设计数字时标。简而言之，这款腕表奠定了如今宝格丽時計收藏家们所熟知并喜爱的设计风格的基调。

仅仅七年后，宝格丽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接手了宝格丽。1984 年，保罗·宝格丽（Paolo Bulgari）和尼古拉·宝格丽（Nicola Bulgari）分别出任总裁和副总裁，而他们的外甥法兰西斯克·特朗潘尼（Francesco Trapani）则担任首席执行官。继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 广受好评后，他们三人共同将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的传奇妥善延续。同年，品牌还在瑞士正式成立了制表部门 **Bulgari Time**，负责监管宝格丽時計生产事宜。自那时开始，宝格丽品牌的所有時計作品皆带有“Swiss Made”（瑞士制造）印记。

四年后，宝格丽制表部门 **Bulgari Time** 发布其打造的首款产品：**Diagono 系列腕表**。这一系列以全新的纯正运动腕表进一步礼赞宝格丽 **Roma 腕表** 的制表理念：不仅拥有出色的设计感，而且适宜在任何场合、地点或时间佩戴。值得注意的是，当 **Diagono 系列** 面世时，整个制表行业正深陷“石英危机”之中。在整个二十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无数规模各异、形形色色的制表品牌相继倒闭。

宝格丽品牌避免了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厄运，我认为，凭借自身在高级珠宝领域的尊崇地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宝格丽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明白需要从多个层面拉近与消费者和收藏家的距离。品牌深知人们对高品质复杂机械腕表的需求始终存在，同时也意识到推出价格亲民時計作品的重要性。前者有利于维系品牌在制表界的声望，而后者则有助于向品牌的珠宝客人推荐高端腕表，激发他们对時計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不久后，宝格丽开始推出更多采用贵金属材质制成的腕表。1994 年，由 18K 玫瑰金材质打造的 **Anfiteatro 陀飞轮腕表** 诞生，标志着品牌进军高级复杂功能制表领域。与此同时，宝格丽仍发售价格亲民的腕表。事实上，就在一年前，品牌刚发布了 **Bvlgari Bvlgari 都市系列特别款腕表**：采用简约设计、配备塑料表壳的自动上链腕表，价格颇具吸引力。令人好奇的是，这一系列特别款腕表在 28 个城市发售，而似乎每款特别款腕表的发售量因市场而异。例如，在香港特别发行 1900 枚，而慕尼黑和米兰则分别特别发行 600 枚和 1000 枚。不同于拥有收藏价值的复杂功能腕表，这些配备塑料表壳的腕表通常被视作家境优渥的宝格丽珠宝客人的休闲配饰。所以，这些腕表也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吸引入门级腕表客人轻松踏入宝格丽品牌精品店，不再因富丽堂皇的店内环境而犹豫不前。

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余下的数年间，宝格丽品牌持续创新、进化不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包括推出品牌知名的潜水腕表 **Diagono Scuba** 以及将新颖材质融入腕表制作的创举，诸如陶瓷和铝等此前未曾使用过的材质，开始用于宝格丽的全新表款；在这个时代，橡胶表带也开创性地应用于高端腕表。这十年间，很多拥有深厚历史传承的制表品牌在经历沉寂后开始浴火重生，着眼于复兴其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其中沛纳海的 **Luminor** 庐米诺系列腕表和积家 **Reverso** 翻转系列腕表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

宝格丽制表部门也开始思考，自家品牌的标志性作品是什么，应该是怎样的。既然其他传统瑞士制表品牌都拥有其代表性腕表作品，为何宝格丽品牌不能自主打造一款标志性時計呢？当时，宝格丽仍在努力改变公众对品牌的认知，旨在更牢固地确立自身既是高级珠宝世家，亦是出色高级制表品牌的地位。改变公众的认知绝非易事，而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品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2000 年，宝格丽成功收购了制表业界两个颇具知名度和开拓精神的品牌：**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众所周知，**Gérald Genta** 是全球备受赞誉的钟表设计师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先生的同名品牌；而丹尼尔·罗斯（**Daniel Roth**）同样在制表界享有盛誉，他曾负责复兴宝玑这个瑞士著名制表品牌，并对陀飞轮这项复杂功能进行改造后引入当代制表领域。通过收购这两家公司，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其位于勒桑捷（**Le Sentier**）的高级制表工坊，宝格丽如今万事俱备，能够完全自主制造颠覆传统的高级腕表。在此之前，宝格丽已从多家瑞士重要供应商处采购制表所需的零部件，但若想在制表行业脱颖而出，宝格丽深知垂直整合至关重要。

出众的设计与高超的工艺缺一不可，否则二者就如同两艘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无帆之舟。随着工艺实力的增强，宝格丽如今需要一位新的设计师来引领品牌的未来发展。秉承品牌的意大利血统，宝格丽腕表设计团队邀请出生于那不勒斯、在罗马长大的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加入并随后委以主管重任。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充满活力与热情，同时严谨细致、待人真诚，是又一位颇具亲和力的宝格丽品牌高管。他面带微笑接待到访宾客，非常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想与其畅谈的钟表爱好者。事实上，我也是在跟他一同参观宝格丽位于纳沙泰尔的高级制表工坊时，才产生了购买一枚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的想法。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起初担任高级设计师，目前身居宝格丽腕表产品研发执行总监之职。他尊重被宝格丽收购的 Genta 和 Daniel Roth 两个品牌作品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同时另辟蹊径、探索新的方向，为宝格丽制表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调。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多款引人入胜的复杂功能腕表先后问世，其中包括 2012 年的宝格丽 **Daniel Roth 系列钟乐三问陀飞轮腕表**和 2014 年的宝格丽 **Ammiraglio del Tempo 三问腕表**。这些匠心之作巧妙融合了 Genta 和 Daniel Roth 品牌的制表美学，以优雅且前卫的风格为宝格丽腕表树立了全新标杆。当然，如果想要探究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游刃于意式设计和瑞士制表之间的驾驭能力，则必然要提及宝格丽 **Octo 系列**的起源，否则这样的研究并不完整。宝格丽 **Octo 系列**是怎样诞生的？又是如何在当今腕表市场占据如此特殊地位？这是我曾反复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个系列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彻底重塑了制表业的格局。

宝格丽收购 Genta 品牌，也意味着将品牌時計作品收入囊中，其中包括 Genta 品牌旗下新颖的 **Octo 腕表**。这款腕表采用特别的八角形表壳，搭配无表耳、丁字扣表带连接结构。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加入宝格丽之初所做的工作包括为 **Octo 腕表**设计全新表链，当时他根本没预想到几年后会负责这款腕表的设计革新。由于此前曾接触过新颖别致的 **Octo 腕表**并对其进行过优化，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在 2012 年受命焕新演绎这款作品时显得游刃有余。据我所知，他曾多次表示不喜欢墨守成规的创作流程，更喜欢以当下的情感体验和灵光乍现来指引自己的创作方向，这或许是流淌在意大利设计师基因中一种特质，是意式设计素来蕴含一种难以名状的特质——我愿称其为意识流，如果你品鉴过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设计的 **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肯定会对此深有体会。

第一次见到 **Octo 系列腕表**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八角形表壳造型，这种设计使得 **Octo 系列腕表**适宜多种场合佩戴。我喜欢宝格丽品牌的原因之一是，每当品牌为腕表引入新的材质、装饰细节或复杂功能时，我会感受到与腕表建立的全新情感纽带，并且拥有新的惊喜体验。尽管这些变化只是细微的调整，却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宛如全新佳作。除了轻松百搭外，**Octo 系列腕表**的创意设计也非常打动我，我认为这才是 **Octo 系列腕表**故事的核心精髓。该系列腕表完全摒弃了当时盛行的设计趋势，因而受到对主流美学风格不感兴趣的腕表鉴赏家的青睐。

该系列腕表采用超薄比例设计，巧妙融合八角形与圆形几何元素，呈现鲜明的层次感。拥有 110 个刻面的精美表壳搭配一体式金属表链，彰显别样型格。当竞争对手仍沉浸于怀旧情怀时，宝格丽却创造出了真正意义的革新力作。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系列** 呈现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设计美学，这与品牌多年来在瑞士不断精进工艺实力密不可分。事实上，自 2012 年以来，宝格丽 **Octo 系列腕表** 已八次刷新品牌超薄腕表纪录，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传统制表品牌在几乎同一时间段内创造的纪录，进一步巩固了宝格丽在高级制表界的尊崇地位。

2014 年，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陀飞轮腕表** 耀目问世，成为刷新品牌超薄纪录的陀飞轮腕表佳作。我当时认为这标志着宝格丽的制表造诣达到了至臻境界。然而短短两年后，品牌推出了 **Octo Finissimo 三问腕表**，再次刷新品牌超薄腕表纪录，震惊世人。宝格丽能够在如此短暂时间内成功发布两款超薄腕表，这不禁让我刮目相看。然而，品牌并没有就此止步：2017 年，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自动上链腕表** 惊艳问世，令我深感震撼。从那时起，**Octo Finissimo 系列** 似乎势不可挡，不断突破、屡获成功。在过去的十年间，宝格丽锐意前行，以新颖创意不断丰富这个引人赞叹的腕表系列。在我看来，**Octo 系列** 现如今已经成功为宝格丽品牌腕表界赢得了制表典范的地位。

很多人并不了解，设计精良的 **Octo 系列腕表** 机芯在强度性、品质和可靠性方面的出众表现。尽管这些机芯在很短时间内相继面世，但实际上宝格丽制表部门为其倾注了多年的心血。此外，这些机芯产品在装饰和细节方面可谓精益求精，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质感。腕表在表壳抛光、确保舒适佩戴体验的人体工学设计、皮质表带厚度等方面，同样追求细致入微。**Octo 系列** 的成功归因于诸多因素，并非仅因为屡次刷新品牌超薄腕表纪录。这是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兼具现代风范与动感型格的超薄腕表之一，是打破传统的革新力作。凭借活力锋芒和先锋魅力，**Octo 系列** 一直以来备受年轻腕表爱好者的青睐，也成为了他们腕表收藏之旅的起点。事实上，我最近遇见过几位年轻的腕表爱好者就告诉我说，他们收藏了不止一枚 **Octo 系列腕表**。

宝格丽不仅是一个珠宝品牌，还发展成为了现代制表业的引领者之一，这其中的演变历程同样令我赞叹不已。事实上，宝格丽在意大利制表行业的地位等同于法拉利在跑车行业的地位。在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自动上链腕表** 问世时，我记得有人评论说这款腕表是新的典范之作，

是过去五十年来发布的尤为令人震撼的时计佳作，与此同时，此系列还迅速成为全球知名腕表收藏家们竞相收藏的珍品。如果所有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其成功，那么恐怕再没有其他更好的证明方式了。

当然，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收藏家，他们对宝格丽 **Octo 系列** 的果敢设计不以为然，或者他们喜欢它的外观造型，但认为并不适合自己。每当听到这些，我总会说：“试戴一下吧。”紧接着，我会把腕表从手腕上取下，给他们试戴，他们总是会惊讶于腕表的超薄设计和舒适的佩戴体验，即使尤为严苛的评论家也无法质疑宝格丽 **Octo 系列** 表链的出色质感。事实上，很多我所熟识的收藏家起初坚持选购搭配皮质表带的 **Octo 系列腕表**，但不久之后，他们会再次前往精品店，要求将表带更换为表链。这是少数确实需要亲身体验的腕表之一，仅在线浏览图片或欣赏纸质照片是远远不够的，任何图片都无法传递 **Octo 系列腕表** 柔韧表链戴在衬衫袖口下面的真实感受。这种佩戴体验与大多数运动腕表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常常过于厚重，难以达到如此纤薄的程度。

在宝格丽超薄腕表问世之前，打造这类腕表的牌主要有伯爵、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和积家等。这些品牌都推出过以传统圆形表壳搭配纤巧表圈、通常配备黑色鳄鱼皮表带的作品。它们庄重优雅，适宜搭配礼服出席盛大活动时佩戴。这些腕表各具特色，但仅适合正式场合佩戴。而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 向世人证明，如果抛开传统和保守的设计规范，超薄运动腕表也可以如此出众。

在我看来，凭借在制表领域的演进历程以及促成品牌如今尊崇地位的各种际遇，宝格丽足以编纂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诗大作。正如意大利画家翁贝托·薄邱尼（Umberto Boccioni）运用抽象繁复的笔触勾勒一幅艺术杰作一样，宝格丽如今的斐然成就同样归功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宝格丽家族锲而不舍的深厚意式传承的影响以及与瑞士高级制表业的紧密联系。

第二章：高级珠宝腕表系列

年少时，我曾在自家于印度创办的珠宝公司工作。从那时起，我便与宝石结下终生不渝的情缘。也正因如此，我一直以来对宝格丽珠宝作品情有独钟。每当宝格丽的珠宝亮相拍卖会时，

总会吸引非同一般的收藏家。佳士得有幸拍卖过数件具有代表性的宝格丽珠宝作品，其中包括 **Bulgari Blue 钻石戒指** 以及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私人收藏中的一些臻美珠宝。

Bulgari Blue 钻石戒指 造型别致，镶嵌两颗经特殊切割的蓝钻和白钻。这件珠宝由一位欧洲私人收藏家拿出拍卖，之前曾在其家人手中悉心珍藏了近 40 年。它是这位收藏家为庆祝第一个儿子出生时赠予妻子的礼物。回溯到二十世纪 70 年代，在罗马康多提大道（Via dei Condotti）的宝格丽旗舰店内，这位收藏家被 **Bulgari Blue 钻石戒指** 大胆的几何镶嵌工艺（彰显宝格丽出众的设计实力）和饱含象征意义的珍贵蓝钻深深吸引，于是便与知名的宝格丽销售顾问卡洛·特龙科尼（Carlo Tronconi）沟通起购买细节，卡洛·特龙科尼（Carlo Tronconi）是眼光独到、紧随时尚风潮的欧洲客人们特别喜爱的销售顾问。这枚戒指恰能充分诠释意大利珠宝世家宝格丽大胆创新的设计风格。

2011 年举办的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珍藏珠宝拍卖会是佳士得拍卖史上意义重大的时刻，我当时有幸担任那场拍卖会的联席拍卖师。那场盛会也在珠宝拍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向世人展现了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对瑰美宝石和珠宝的毕生热忱，毋庸置疑，宝格丽是她尤为钟爱的珠宝品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曾表示：“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认识的唯一一个意大利单词就是‘宝格丽’”；“我让她认识了啤酒，她让我认识了宝格丽”，这两句话如今广为人知。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对宝格丽的喜爱之情通过她的个人珍藏便可见一斑。

在参演罗马拍摄的电影《埃及艳后》（*Cleopatra*）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初次相遇。在电影拍摄期间，两人曾多次造访宝格丽罗马精品店，选购了数枚宝格丽经典珠宝佳作。这些镶嵌宝格丽标志性彩色宝石的珠宝作品包括 **Trombino 戒指**、**镶嵌凸形蛋面切割蓝宝石的长项链** 以及闻名遐迩的**宝格丽祖母绿珠宝**。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赠予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第一件礼物是一条闪耀夺目的祖母绿钻石项链，项链上还饰有一枚可拆卸下来作为胸针佩戴的吊坠。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在人生的重要时刻经常选择佩戴宝格丽珠宝，包括 1964 年举行的婚礼盛典。

在一开始的对话中，宝格丽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介绍说：“打造这样一款作品离不开一种范式。由于珠宝关于情感，而制表关乎理性，我们必须确保情感与理性的共存。”为了揭开其中奥秘，我们回顾了品牌的早期岁月，重新追溯了品牌制表历程。数十年来，跟许多同行一样，宝格丽以“涉足制表业务的珠宝品牌”声名远扬，毕竟在过去，能够很好结合珠宝与腕表双重优点的“珠宝腕表”尚不存在。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继续表示：“在上世纪初期，珠宝工匠们并未涉足制表领域。他们设计出一款手镯，并在手镯中央预留出空间用来容纳腕表，而这些腕表通常从积家、摩凡陀或爱彼采购而得。大家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专长。”不过随后，二十世纪 40 年代末的 **Tubogas 腕表**和二十世纪 60 年代备受追捧的灵蛇造型神秘腕表相继问世，在制表行业掀起了一场变革。这是腕表还是珠宝？亦或是珠宝腕表？这些作品的造型惊艳非凡，完全打破了过去一切传统规范的桎梏。它们相较昔日作品更显意趣，亦不追逐当代主流风格，而是拒绝现有分类的束缚，以前卫美学引领未来。那么应当如何界定这些作品呢？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认为，“高级珠宝腕表可以有多种形式，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但前提是作为一件珠宝，它必须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并且契合品牌风格。”

为一探究究竟，我们启程前往宝格丽品牌位于罗马的总部，希望在那里揭开谜底。在品牌总部，宝格丽向我们展示了世代传承的古老時計作品。这些時計的数量非常少，实际上仅有五款，均诞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其中，第一款腕表作品于 1918 年问世，采用铂金材质打造，柔韧的表身满镶白钻。长方形表盘格外显眼，所搭配的八角形边框同样满镶熠熠生辉的钻石。此外，大写的“BULGARI/ROMA”字母字样装饰于表盘中央。第二款腕表创作于二十世纪 20 年代，采用装饰艺术风格的长发夹造型，中央设计有一个小巧的长方形表盘。腕表还镶有明亮式切割钻石和长阶梯型切割钻石，搭配黑色罗缎缎带。接下来的一款腕表诞生于 1940 年，采用铂金材质打造，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造型，可作为手镯佩戴。这款作品镶嵌长阶梯型钻石，配备一枚摩凡陀品牌時計。两年后，品牌发布了一款造型透迤的神秘腕表，由黄金链节构成，并点缀闪耀钻石。这件形如灵蛇的作品预示着一款颇具代表性的宝格丽女士腕表即将问世：首款搭配 Tubogas 表链的 **Serpenti 手镯腕表**，该款腕表于 1948 年耀目发布。Tubogas 工艺发明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将金带缠绕在铜芯或木芯上，成型后再将内芯取出。宝格丽采用这种工艺打造出呈现风格化灵蛇造型的腕表，蛇首是一枚方形表盘。这款作品是宝格丽打造的颇具代表性的匠心之作，预示着 **Serpenti 系列**的诞生，并且确立了品牌女士腕表设计的典型特点——即展现果敢不羁的风格并通常采用鲜明的几何线条，于实用主义中诠释动人魅力。

宝格丽腕表设计总监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先生解释道：“意大利人善于从工业材料或日常生活材料中汲取灵感，并将其用于创作高贵华美作品。实际上，宝格丽以煤气管为蓝本成功设计出 Tubogas 表链；二十世纪 70 年代，品牌创意推出了镶饰古钱币元素的 **Monete 系列** 珠宝和腕表；二十世纪 90 年代，品牌发布了采用模块化结构的精钢材质珠宝作品以及陶瓷材质制成的项链，这一切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回忆道：“2013 年在我刚刚加入宝格丽时，**Serpenti 系列腕表** 在我们的女士高级珠宝腕表品类中一枝独秀。但由于 **Serpenti 系列腕表** 特殊的造型设计，并不适合所有人佩戴。另外，我们也必须针对高级珠宝腕表业务制定精准策略，我们的目标绝非打造寥寥数款腕表来充当珠宝作品的陪衬而已。”宝格丽开始借鉴品牌旗下华贵珠宝系列的成功经验，将品牌多个标志性设计元素引入腕表设计。2014 年发布的 **Diva 高级珠宝腕表** 便是典型成果之一。腕表采用鳞次栉比的三角形设计元素，创作灵感源自罗马马赛克镶嵌画、马赛克图案天花板和马赛克图案壁画，尤为适宜用来展现精致美感。这些设计细节印证了宝格丽高超的制表技艺及其表现和赞颂优雅精致女性魅力的匠心巧思。环绕表盘的可移动三角形元素呈现灵动翩跹之态，足见设计之精巧。同年，在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赏（Grand Prix de l’Horlogerie de Genève）上，镶嵌祖母绿和钻石的宝格丽 **Diva 高级珠宝腕表** 荣膺“珠宝腕表”大奖（Prix de la Montre Joaillerie），可谓实至名归。2014 年，宝格丽还重磅发布了 **Lucea 系列腕表**，圆形表盘可镶嵌各种瑰美宝石，搭配灵感源自建筑美学的表链。宝格丽 **Lucea 系列腕表** 寓意着捕捉罗马光之力量。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解释道：“宝格丽作品与罗马和珠宝息息相关。我们的高级珠宝腕表系列必须能够诠释这两大核心要素，同时从建筑、文化、情感等不同方面汲取灵感，传递意味深长的内涵。”

作为以珠宝业务为立足点的品牌，宝格丽素来钟情于彩色宝石和凸形蛋面切割工艺。2012 年和 2021 年，品牌倾心呈献宝格丽**鸡尾酒腕表**。这些作品镶嵌采用公主方形、心形、枕形或凸形蛋面切割工艺的斑斓宝石：黄水晶、碧玺、橄榄石、蓝宝石或紫水晶，传递缤纷多姿的欢愉气息。与此同时，宝格丽也意识到，在技术创新日益成熟的市场中，仅凭美学设计难以满足客户期待。彼时，复杂功能机芯备受客户追捧。2010 年代初，宝格丽推出了首批搭载

复杂功能的女士腕表。这些特别发行的腕表配备精雕细琢的鹦鹉主题镂空陀飞轮和工艺精湛的三问报时机制。

宝格丽以蓬勃之姿进军男士腕表领域，无疑会带来一场颠覆性变革。自 2014 年以来，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系列** 屡次凭借超薄机芯刷新品牌超薄腕表纪录。继该系列大获成功后，宝格丽开始以全新视角思考高级珠宝腕表的研发理念，即品牌所描述的“兼顾精美设计与复杂功能”。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解释道：“这意味着要集珠宝与腕表造诣之大成，实现内在与外在、高级制表与高级珠宝之间的和谐平衡。这并非是将钻石点缀在陀飞轮上，而是创作一件珠宝，并为其精心搭配合适的机芯。”

经过历时三年的潜心研发，宝格丽于 2020 年推出了 BVL 150 手动上链机芯，这是当时世界上尤为小巧的“Baby Tourbillon”陀飞轮机芯。这款机芯专为搭配 **Serpenti Seduttori 鎏光蛇影腕表** 水滴形表壳研发打造。两年后，宝格丽耀世发布 BVL 100 Piccolissimo 微型机械机芯，厚度仅为 2.5 毫米。这款由 102 个零部件组成的机芯仅重 1.3 克，让人不禁回想起在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期石英机芯问世之前，珠宝品牌打造小巧女士腕表的那段岁月。

宝格丽腕表部门董事总经理平兴韬（Antoine Pin）先生表示：“Baby Tourbillon 陀飞轮机芯和 Piccolissimo 微型机械机芯为高级珠宝腕表的研发开辟了全新道路。我们与设计工作室保持直接沟通，便于我们根据宝格丽高级珠宝腕表的美学要求对机芯进行优化调整，包括 Tourbillon Lumière 光之陀飞轮、三问报时机制或者神秘小时显示。”这一点在部分机芯的装饰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宝格丽 **Serpenti Incantati 腕表** 或 **Diva Tourbillon Lumière 腕表** 的机芯装饰细节。非常微小的零部件，甚至是极为小巧的表桥都会像对待珠宝般精心抛光、镌刻和装饰，彰显高超的工艺底蕴。当宝格丽打造一款配备时、分显示的高级珠宝腕表时，还会以颇具感染力的形象化设计呈现高工艺难度的瑞士制表复杂功能——三问报时。2021 年问世的宝格丽 **Divina Mosaica 腕表** 便是其中的典范。宝格丽在腕表表盘上巧妙镶嵌钻石、绿色沙弗莱石和粉色碧玺，淋漓诠释灵感源于罗马马赛克图案的标志性扇形元素的迷人魅力。颗颗闪耀钻石经精妙镶嵌，呈现渐变的视觉效果。表盘上这些赏心悦目的设计元素与格外精致的水晶般三问报时装置相得益彰。同样令人赞叹的是，精美的宝格丽 **Monete 链条项链** 镶嵌一枚镌刻罗马皇帝肖像的古钱币，而隐藏在古钱币下方的是宝格丽 Piccolissimo 微型机械机芯。

在 **Divas' Dream** 系列中，有一款腕表将带有神秘小时显示的自动上链机芯（BVL 308 “Dischi” 机芯；Dischi 的意思是圆盘）与孔雀羽毛细工镶嵌表盘巧妙结合，格外美轮美奂。表盘呈现如丝绸般的光泽和质感，标志着宝格丽将瑞士艺术大师级匠心技艺提升至全新境界。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指出：“我们品牌业务起源于珠宝创作，这是将金材质与珍贵宝石精妙搭配在一起，成就华美之作的艺术。我们的女士高级珠宝腕表绝非‘装饰性’工艺的产物，而是充分表现出我们作为珠宝品牌的内在精髓。”2022 年耀目问世的宝格丽 **Eden The Garden of Wonders 奇境伊甸园高级珠宝与高级珠宝腕表系列** 便印证了这一点。其中，一枚臻美非凡的手镯式腕表搭载陀飞轮机制，由 14 位工匠耗时 4400 小时精心打造而成，仿佛生动再现伊甸园的绮丽盛景。这枚腕表的花朵元素从问世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数款宝格丽胸针中采撷设计灵感，并且镶嵌了逾 6500 颗瑰丽宝石。绚烂花朵和美丽蝴蝶采用了颤动工艺，彰显灵动意趣和设计美感。”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先生表示：“我们激励工匠、珠宝匠和制表师不断超越自我。在创制高级珠宝腕表时，我总是鼓励他们迎难而上，勇攀高峰。这枚宝格丽 **Eden The Garden of Wonders 奇境伊甸园高级珠宝腕表系列手镯式作品** 的创作过程颇具挑战性，我们需要兼顾整体造型的平衡美感和所镶嵌宝石的色彩搭配，并以巧妙设计确保部分花朵元素可拆卸下来作为胸针佩戴。”

2023 年问世的六款格外珍贵的 **Mediterranea 高级珠宝腕表系列作品** 遵循同样的制表准则，除运用绮丽宝石和色彩美学诠释海滨景致的华美作品外，宝格丽还设计了一款直径 38 毫米的腕表，栩栩如生地描摹出微型水族箱景观。这款腕表搭载 Piccolissimo 机芯，配备镶嵌青绿色帕拉伊巴碧玺和海蓝色蓝宝石的表盘，呈现小鱼在黄色蓝宝石珊瑚以及祖母绿和钻石构成的岩石间游曳的唯美画面。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解释道：“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最为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莫过于赋予作品情感表达，令其历经岁月洗礼演绎隽永魅力。”而在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情感与时光的交融从未停歇，每时每刻都在悄然上演。

第三章：SERPENTI 系列

一天早晨，我和我的祖母一起走进森林。一切都是如此地美好与宁静。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四岁的小不点。我注意到马路上横着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一条直直的线。我好奇极了，便朝它走了过去。就在我刚要摸一摸它的时候，祖母大声地尖叫起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条大蛇。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但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害怕什么。事实上，我是被祖母的尖叫声给吓坏了。紧接着，那条蛇飞快地溜走了。

虽然听起来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恐惧感其实源于你的父母和身边其他人。起初，你是那么地天真无邪，毫无所觉。

——《穿墙而过》（*Walk Through Walls*），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著

与许多人的认知相悖的是，中国长城的修建并不只是为了抵御外族的侵扰。它更像是一座神话中的建筑奇景，是迢迢银河在地球上投下的恢弘倒影。传说中，一条巨龙为长城的建造者们指引了方向。长城东起黄海海岸，一路穿越高山峡谷，绵延数千公里，直至抵达戈壁沙漠。龙首巍然傲立，龙尾长掩黄沙，与天边银河遥相呼应。据首批宇航员透露，长城这条巨龙是除埃及金字塔外，唯一从太空中可以看到的人类建筑。

1989年，我和当时的伴侣乌雷（Ulay）从长城的两端出发，在分别徒步2500多公里后于中途汇合，但也就此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段旅程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片刚刚游历过的土地，其历史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从那时起，我开始将蛇引入我的行为艺术表演，并通常直接利用我的身体来与它们互动。在大多数表演中，我都保持一动不动，而蛇会沿着我的身体四处游走。我会用冰块将自己包裹起来，从而将蛇圈定在身旁，以防它们靠近观众。以此呈现给观众艺术史上生动鲜活的行为艺术表演，深刻传达蛇在人类社会中所承载的全部象征意义。

近代神话传说中，蛇是邪恶和负能量的象征，但我始终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我们回顾古代时期，就会发现蛇这一形象在许多文明中都备受尊崇。在中国，蛇通常被描绘为首尾相接的圆环形象，传达生生不息的宇宙循环观；从科学层面来说，蛇总是循着地球上

能量丰沛的地脉盘桓游走；在凯尔特神话中，蛇是神圣的象征，这也是众多凯尔特纪念碑和教堂都依循地脉而建的原因。我对蛇这种生物心存敬畏，相信它们是强大神秘能量的来源。

我曾与来自瑞士的珠宝收藏家、C.E.C.O.A.专家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eré）探讨宝格丽灵蛇主题腕表的动人魅力，这次谈话令我获益良多。从一开始，这位年届五旬的珠宝爱好者就告诉我说，她和丈夫培养对珠宝的热情就跟其他人爱上“打高尔夫球”一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因如此，她在珠宝领域具备敏锐的直觉感知和准确的专业知识。“在意大利语中，*serpenti* 是 *serpente*（意即‘蛇’）的复数形式。我拥有的每一枚 **Serpenti 系列腕表** 都是特别的，因此我更喜欢使用这个单词的单数形式。不仅如此，我还为拥有的每一枚 **Serpenti 系列腕表** 都取了别称。”仅仅寥寥数语，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eré）就将过去三十年间她与宝格丽 **Serpenti 系列腕表** 之间的深厚情缘悉数道来。在她的 **Serpenti 系列腕表** 珍藏中，囊括了十余款不同的時計佳作。

尽管如此，上世纪 80 年代，当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eré）的丈夫送给她第一枚 **Serpenti 系列腕表** 时，她与宝格丽灵蛇主题腕表的情缘并未就此顺利开启。“**Serpenti 系列腕表** 的故事不仅令女性着迷，对男性也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意识到我丈夫比我更喜爱这枚腕表，因为他选择的这枚腕表装饰着蓝白相间的珐琅蛇鳞，我一看，那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之后，她的丈夫又送给她一枚完全由金材质打造的 **Serpenti 系列腕表**，而她这次没有表达任何的不满，只是将这枚腕表放在桌上，静待它绽放属于自己的魅力。“我们静静地凝视着对方，然后我开始意识到这枚腕表的特别之处：大多数珠宝作品被静置在桌上时都是缺乏生气的，它却是那么鲜活而富有表现力。我伸出手臂戴上它，而自那以后，这枚腕表就始终在我的藏品之列。”

宝格丽 **Serpenti 系列腕表** 蜿蜒缱绻于腕间，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还传递着护佑安康的美好寓意。灵蛇的护佑之力在不同文明的神话传说中皆有体现，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eré）补充道：“**Serpenti 系列腕表** 正如默默护持我们的守护神。有一天我收到一枚白色的 **Serpenti 系列腕表**，并将它命名为 Albinos。这枚腕表非常吸睛，但遗憾的是，我保护它的时候比它护佑我的时候还多！所以我把它转手出售了。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我应该拥有一枚 **Serpenti 神秘腕表**。即便我从来不用它来读取时间，也能开启蛇首，威吓并驱离邪灵恶鬼。另外，复杂功能与珠宝腕表的结合总是令人感到妙趣横生。”显然，瓦莱里娅·尚

-切雷（Valeria Tschan-Ceré）对她的 **Serpenti 系列腕表**藏品颇有自己的主见。实际上，宝格丽巧妙地利用了灵蛇在东西方文化中的矛盾特质，将其幻化为拥有双重属性的魅力佳作，兼具女性珠宝的优雅美感与时计作品的精湛技艺。在西方文化中，灵蛇是诱惑的代名词，而在亚洲文化里，灵蛇则象征着智慧与蜕变。

与大多数经典珠宝作品不同的是，**Serpenti 系列**源自一枚腕表，而非一件珠宝。**Serpenti 系列**在 2023 年迎来其 75 周年纪念，是宝格丽当代珠宝、腕表与配饰作品中备受客户青睐的传世珍品。1948 年，**Serpenti 系列**以 **Tubogas 腕表**的形式耀世而生，其演变轨迹与战后时期的历史息息相关。当时，面对宝石与贵金属短缺的情况，珠宝商们更加专注于作品本身的设计，打造出佩戴更为便捷且更能满足现代女性全天佩戴需求的作品。相较于铂金，更为随性的黄金尤为适宜用来诠释这种设计，并发展成为宝格丽标志性的材质之选。宝格丽为表盘搭配 **Tubogas** 表链的初衷已无从考证，不过 *tubogas* 工艺早在十九世纪晚期已经存在。工匠在木芯或铜芯上缠绕纤薄的金带，待成型后将内芯取出，从而获得柔韧灵活的管状造型。这种软管因形似煤气管而得名“**Tubogas**”。宝格丽历史档案和博物馆经理莫妮卡·布兰内蒂（Monica Brannetti）指出：“尽管 *tubogas* 与灵蛇很早以前便被用作珠宝设计元素，但宝格丽将两者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标志性的设计。缠绕腕间的 **Tubogas** 表链与蛇首位置的表盘巧妙搭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可以说，宝格丽是率先将灵蛇主题腕表作为彰显品牌风范的标志性作品的制表品牌。”通过将蜿蜒灵蛇意象融入 **Tubogas** 表链的理性美学，宝格丽剥离了灵蛇所具有的危险寓意，并为腕表作品注入了一抹现代气息。

二十世纪 40 年代晚期间世的首批 **Serpenti 系列腕表**采用黄金打造的柔韧表身，搭配水滴造型的表盘，拥有钻石镶嵌或素面表圈的八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水滴形或圆形表头成为该系列腕表设计不可或缺的元素。部分表款的表盘位于 **Tubogas** 表链的中间位置，每一款腕表均搭载了由尊皇、爱彼、江诗丹顿、积家或摩凡陀倾力打造的精巧机芯。到二十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宝格丽结合当时的潮流风尚，运用 **Tubogas** 工艺创作了丰富多样的灵蛇主题腕表。经典表链采用三色 18K 金、双色 18K 金、精钢间 18K 金或抛光精钢间 18K 金材质，呈现镌刻或纹理表面处理的棋盘状图案。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eré）补充道：“我的藏品中也包括搭载百达翡丽和摩凡陀机芯的 **Tubogas 腕表**，但它们带给我的佩戴感受截然不同。它们更像一枚腕表，而并非一件灵蛇造型的珠宝作品。”

在二十世纪 50 年代早期，宝格丽还设计了一款风格更为写实的灵蛇主题腕表，机械装置隐藏于蛇首之内，叉状蛇信则探出蛇首之外。这种造型风格更贴近于古董珠宝采用的灵蛇意象。不仅如此，这种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得宝格丽能够以全新创意方向演绎标志性作品，即借助华美的巴洛克式珠宝装饰技法，于毫厘之间展现意大利珠宝世家的精湛技艺。早期的 **Serpenti 系列腕表** 以黄金蛇身搭配铂金镶钻蛇首与蛇尾，而蛇鳞均为单独构件，由宝格丽能工巧匠手工精制而成，并通过金质枢轴连接。白金制成的弹簧隐藏于灵蛇皮肤之下，令表链柔顺贴合于佩戴者腕间。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éré）表示：“我的收藏中有一枚黄金打造并在蛇首镶嵌钻石的腕表，它集中展现了宝格丽灵蛇主题腕表的精髓，礼赞宝格丽与希腊文化的渊源。我的女儿给这枚腕表取名为 **Theodore**，这在希腊语中是‘神之礼物’的意思。**Theodore** 的设计风格大胆，如烈日一般雄奇壮美、光彩溢目，能给佩戴者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相较常规腕表，此款腕表的尺寸更为宽大，佩戴的视觉效果非常突出。”

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蛇形手镯是备受推崇的珠宝作品。宝格丽以此为蓝本，肆意挥洒丰沛创意，打造出表面光滑、或镌刻图案亦或密镶钻石的鳞片，点缀红宝石或祖母绿的双眸，镶嵌凸形蛋面切割红宝石的蛇首，以及镶嵌榄尖形切割钻石的蛇冠。宝格丽依照灵蛇的蜿蜒身姿创作 **Serpenti 系列腕表**，于精致考究之中展露纵情欢愉的感官魅力。1955 年推出的 **Serpenti Pallini 腕表** 将无数细小的金质珠粒逐一镶嵌在中央金质圈环之上，巧妙诠释灵动的鳞片造型，令人目眩神迷。

八年后，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倾心演绎为 **Serpenti 系列腕表** 带来了传世美誉。在为影片《埃及艳后》（*Cleopatra*）拍摄宣传照时，这位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著名女演员佩戴了一款 **Serpenti 系列腕表** 惊艳亮相。该腕表由工匠耗时 200 小时、采用黄金和铂金匠心打造，并且饰有璀璨钻石以及祖母绿宝石双眸。这张宣传照成功跻身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摄影佳作，而宝格丽灵蛇主题腕表亦得以留名青史。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灵蛇主题腕表风靡一时，它们或采用多达四种色彩的珐琅工艺，或镶嵌翡翠、珊瑚和缟玛瑙等硬质宝石。宝格丽工匠运用丰沛创意，巧妙搭配红色和绿色、黑色和白色、紫色和橙色、青绿色与棕色或黑色、以及白色和绿色等多种色彩。不过，每种色调的珐琅都必须单独烧制，进一步增加了制造的复杂程度。莫妮卡·布兰内蒂（Monica Brannetti）解释道：“迄今为止，宝格丽已经打造了 200 至 300 款 **Serpenti 古董典藏系列** 作品。事实上，每件作品各具特色，其中大多数是受客户委托而打造。”追随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éré）的脚步，自信笃定的女性重新诠释灵蛇这一象征原罪的古老图腾，使它成为彰显力量与自由的意象。瓦莱里

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éré）补充道：“多年以后，我常常在想，宝格丽是否预料到了 **Serpenti 系列腕表** 将在其男性和女性客户中引发轰动效应。据说，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曾佩戴的灵蛇主题腕表，就是由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亲自挑选的。”

此款珠宝时计为品牌后来的当代腕表设计指明了方向，二十一世纪初，宝格丽推出了至少 20 款 **Serpenti 系列腕表** 新作，其中多数为高级珠宝腕表。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éré）解释道：“很多品牌都将灵蛇图腾引入了作品设计，但唯有宝格丽将其转变成为了奢侈品界的标志性意象，我对购买其他品牌的灵蛇主题作品毫无兴趣。”

在延续其辉煌历史传承的同时，宝格丽决意为自身的品牌形象注入全新活力，令 **Serpenti 系列腕表** 重回品牌发展的核心位置。由于当时无法打造出适配密镶钻石灵蛇主题腕表的 Tubogas 表链，宝格丽于 2009 年构思出一种全新的腕表设计。灵感源自珠宝作品的 **Serpenti Scaglie 腕表** 装饰密镶钻石与缟玛瑙交替镶嵌的精美蛇鳞，其表盘位于三角形蛇首位置，搭配双圈或三圈表链。一年以后，宝格丽焕新诠释 **Serpenti 系列** 的开山之作，耀目推出 **Serpenti Tubogas 腕表**，以风格卓著的水滴形蛇首搭配 Tubogas 表链。宝格丽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表示：“全新打造的 **Serpenti Tubogas 腕表** 大获成功，不仅如此，品牌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创作的珐琅工艺灵蛇主题腕表也屡屡创下拍卖会上的高价纪录。基于此，我们在 2010 年代初决定推出新款 **Serpenti 系列高级珠宝神秘腕表**。”这些神秘腕表以祖母绿、钻石和蓝宝石打造而成，搭配绿色或青绿色珐琅鳞片。2010 年代末，宝格丽再次将诠释品牌设计风格精髓的迷人灵蛇图腾推向腕表创作的前沿。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éré）表示：“灵蛇的力量在于持续蜕变、重焕新生，对于深厚的历史传承，它既非全盘照搬，又不一概摒弃。我收藏的每一枚 **Serpenti 系列腕表** 都性格各异。Theodore 性格坚毅，而褐紫配色的 Arlequin 则乐观阳光！因为它的色彩的关系，我有时会称呼它为 Saint Laurent。”

还有以 18K 玫瑰金表链搭配镶嵌凸形蛋面切割彩色宝石的蛇首与隐藏式表盘的手镯式腕表，点缀 18K 玫瑰金珠粒或红宝石和钻石蛇鳞的华美 **Serpenti Misteriosi Pallini 腕表**，以及由祖母绿、蓝宝石和红宝石珠粒交错编织构成柔韧蛇身的 **Serpenti Misteriosi Intrecciati 腕表**。不仅如此，臻美的 **Serpenti Misteriosi Romani 手镯式腕表** 释放灼灼光彩，彰显了宝格丽高超的制表造诣以及焕新演绎品牌经典设计、不断丰富高级珠宝腕表系列的出色实力。此款手

镯式腕表从罗马角斗士的护腕设计撷取创作灵感，一条灵蛇蜿蜒盘桓于镶嵌缟玛瑙、珊瑚、孔雀石或钻石的宽大镯身之上。其中，镶嵌熠熠生辉长阶梯型切割钻石的表款尤为别致，曾斩获 2019 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赏（GPHG）珠宝腕表组别奖项。此款腕表搭配 1 颗枕形切割蓝宝石（重约 10.8 克拉）、674 颗面包型切割蓝宝石（重约 32.49 克拉）以及 2 颗梨形蓝宝石（重约 0.7 克拉）蛇眸，获得如此盛誉，可谓是实至名归。

Serpenti 系列腕表再度蜕变，以 **Serpenti Spiga 腕表**的风姿耀世登场。二十世纪 90 年代首次引入的“麦穗”图案为 **Serpenti 系列腕表**平添全新纹理。2017 年，宝格丽将 **Serpenti Tubogas 腕表**的表头与蜿蜒表身拆分开来，转而采用皮质表带进行搭配。2019 年，宝格丽利用此款表头，结合柔韧灵活的 18K 金材质表链，打造出 **Serpenti Seduttori 鎏光蛇影腕表**，成就一款具有当代风范且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经典珠宝腕表。

本世纪 20 年代初，宝格丽开始为 **Serpenti 系列腕表**搭载“Baby Tourbillon”陀飞轮机芯。专为 **Serpenti Seduttori 鎏光蛇影腕表**设计的纤薄机芯厚度仅 3.65 毫米，采用手工打造而成，如同珠宝般经过精雕细琢。宝格丽还为此款腕表选用了透明蓝宝石玻璃表背，内部机械构造一览无遗。2022 年，宝格丽乘势而行，为灵蛇主题神秘腕表专门研发了直径 12.3 毫米、厚度 2.5 毫米的“Piccolissimo”机械机芯。不仅如此，宝格丽还为 **Serpenti Misteriosi 腕表**发明了可轻松更换表盘的精巧装置。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补充道：“提升 **Serpenti 系列腕表**组件的工艺水准，达到与高级珠宝相媲美的精美程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2023 年，随着 **Serpenti Tubogas Infinity 腕表**的发布，宝格丽精湛制表技艺再度进阶。宝格丽腕表设计总监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先生解释道：“我们将模块化制造工艺加以完善，表链的链节在组装到钛金属叶片之前会经过模压成型、抛光和宝石镶嵌工艺处理，使得我们能够在 Tubogas 表链上镶嵌宝石，这在以往是无法实现的。得益于这一创举，宝格丽经典表款焕然一新，盛放夺目光彩。”通过以璀璨美钻点缀备受追捧的 Tubogas 表链，宝格丽在工业设计与珠宝设计这两种看似矛盾对立的美学风格之间寻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瓦莱里娅·尚-切雷（Valeria Tschan-Céré）表示：“宝格丽的灵蛇主题腕表突破了类别的限制，它们以一种看似玄妙，甚至似乎不合常理的方式被赋予了全新的生机。”

第四章：BVLGARI BVLGARI 系列

我出生于“永恒之城”罗马。这一定是我和“时间”能够始终如此契合的原因。“时间”从未令我困扰，我也从不使它烦忧。我栖居于“时间”之内，正如我留驻在罗马这座城市，徜徉于这里的每一座广场与每一条街巷，沉醉于它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缕光线、每一处阴影、每一种声音、每一句话语、甚或每一个寂静时刻。恰如罗马这座城市一般，“时间”总能给我带来惊喜。就像你总是不能预料到下一个拐角将会遇到怎样的城市风景，你也永远无法预知下一个瞬间即将上演怎样的精彩故事，而这正是“时间”的魅力所在。事实上，即使我们一生都与“时间”紧密相依，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它。而这其实很不错，惟其如此，我们始终不会对彼此心生厌倦。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时钟何时会停止，或者提前知悉時計制造商为我们打造了哪些作品，那么生活不仅会失去意义和目的，还会少了趣味与惊喜。“时间”的魅力实际上在于它蕴含的丰富可能，它是如此地难以捉摸、神秘莫测，好像一个迷。神秘感是产生吸引力的源泉所在，而既然没有什么比“时间”更为神秘，那也就没有什么比“时间”更能撩人心弦。也正是这种吸引力，为追逐时光印迹的隽永佳作注入了蓬勃活力。我知道，将记录时间的腕表喻作“超越时光的物品”似乎自相矛盾。然而事实即是如此，它们与任时光流逝依然巍然伫立的“永恒之城”罗马其实别无二致。

我非常高兴能够担任宝格丽腕表代言人，腕表与其诉说的“时间”故事同样珍贵。它们担负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崇高使命：倾听并捕捉永恒时光的印迹。我总是对此感到深深着迷。令人欣喜的是，兼具卓然设计与精湛工艺的時計佳作能够向世人传达时光的印迹，通过予时间以鸣响为我们的人生乐章添加明晰的节律。我们置身于韵律的世界：我们的心跳合乎节拍，我们的步调、动作、表情与微笑有着各自的调式，即便是沉默，亦似乎追随着特定的脉动。当然，韵律的世界又怎么能缺失文字的存在。一勾一描皆合格调、每笔每划均符定规。而当文字的宫阙堂皇耸立，那抑扬顿挫便草灰伏线于杂文小说的字里行间，电影戏剧的对白之中，以及诗词歌赋的辞章之内。

对于一名演员而言，对节奏的把控更是至关重要。在爱因斯坦向世界展现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之前的数千年里，空间和时间已经以舞台为媒介融为了一体。在舞台上，“时间”成为

了主宰，掌控着喜怒哀乐、掌管着离合悲欢，令它们倏忽涌现，又顷刻消退，散逸了无痕。误判节奏即意味着失却那一瞬绽放的契机，因而流于平淡、归于庸常。

业内人士应该都非常清楚，表演是以时间线为轴辗转腾挪的艺术，这和杂技演员悬在半空走钢丝如出一辙。当我们抛开剧本设定的节奏，沉浸于即兴表演中时，尤为如此。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更加亲近且更为深刻，这是因为此时的我们必须将时间抛诸脑后。然而要忘却时间的存在，我们必须将它融入身心，与之合而为一。事实上，对于缺乏了解的事物，又何来忘记一说呢。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时间，正如那些随时光流转依然隽永如故的臻美時計佳作一般，它们于方寸之间珍藏着令人神往的奇景大观：时光那跃动不止的生命节律。

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的人生堪称波澜壮阔，他不仅是宝格丽家族的传人、商人、国际社会名流、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与吉娜·劳洛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的知己密友，还是一场绑架案的幸存者。不仅如此，他也是飞行员、赛车手、工业设计师、收藏家、以及宝格丽制表部门 Bulgari Time 的创始人。作为来自希腊的宝格丽创始人索蒂里奥斯·弗格里斯（Sotirios Voulgaris）（意大利语称索蒂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的长孙，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并不经常接受采访。

在一月某个异常暖和的日子，我们相约在“永恒之城”罗马见面。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邀请我来到他那俯瞰罗马城的宽绰山间公寓，在一个类似接待区的位置落座。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客厅，这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座博物馆或画廊的翼楼。在这个区域的立柱与落地窗之间，陈列着丰富多样的书籍、画作、雕塑、大理石制品、青铜器、陶器、花瓶以及其他各色物件，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我注意到我们正斜倚着的一对胡桃木靠背的装饰艺术风格扶手椅，这对扶手椅曾出现在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一张拍摄于大概三十年前的肖像照中。一件件精美的物品令人目不暇接，散发着二十世纪中后期意式风华的淡淡醉人芬芳。

二十世纪 70 年代，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决定为意大利珠宝世家开辟腕表业务。他的决策将家族企业引入了一个在当时并无话语权的领域，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决策，宝格丽在过去半个世纪乃至整个制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也正是我想和他谈论的话题。

据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透露，在他于上世纪 70 年代接管公司运营之前，仅有的数款表盘带有宝格丽品牌名的腕表，是由他的父亲乔治·宝格丽（Giorgio Bulgari）与爱彼和江诗丹顿等专业高级制表商携手打造的联名款。不过，那已经是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涉足腕表业务很久以前的事了。据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所述，他自己与钟表行业的缘分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当时，他遇到了一位来自瑞士制表商——伯爵的销售代表，双方谈妥在宝格丽的康多提大道精品店销售伯爵腕表。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先生说道：“伯爵在当时还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不过我们还是在店内对伯爵腕表进行了展示。唯一对此表示反对的是我的伯父，他认为腕表有损于宝格丽的品牌形象。”

他的父亲以及伯父科斯坦蒂诺·宝格丽（Costantino Bulgari）此时已经年老，而用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的话来说，当时的宝格丽“思维守旧”。他的伯父也不赞成营销宣传，将这种方式视作“洪水猛兽”。早在 1905 年，才华横溢的银匠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就在康多提大道上开设了一家“老古玩店”。即使在他于 1932 年去世以后，他对公司的影响依然非常深远。

对于家族的第二代传人而言，宝格丽应该始终保持其神秘感，将自己的客户圈层限定在上流社会，并为他们奉上高级珠宝、珍贵宝石以及古董作品。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先生回忆到：“当你走进一家宝格丽精品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种类繁多的精美玉器、银器和鼻烟壶。珠宝也因其巨大的销售价值而愈发受到重视。我们以前还会出售大颗宝石，但从来不会售卖价格不够高昂的珠宝。”

乔治·宝格丽（Giorgio Bulgari）于 1966 年离世，科斯坦蒂诺·宝格丽（Costantino Bulgari）也在 1973 年与世长辞。作为乔治·宝格丽（Giorgio Bulgari）的长子，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接过重任，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他掌舵的早期阶段，宝格丽开启了全球业务版图的扩张之旅，先后在巴黎、纽约、蒙特卡洛和日内瓦开设了精品店。但是，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有志于推动宝格丽从传统的意大利珠宝世家向国际奢侈品品牌转型。要实现这一构想，他认为有必要丰富宝格丽的产品阵容，并提升部分产品的“亲和力”——这是引用他的原话。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游历广泛、见多识广。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还曾亲眼目睹奢侈品行业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的境况。十年间，货币的剧烈波

动和金价的疯狂飙升影响了奢侈品行业的发展,打击了新一代潜在客户投资奢侈品的积极性,这自然引起了这位拥有创新思维、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年轻意大利商人的担忧。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数字时代的黎明阶段,电子产品已经迅速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曾经仅在科学界流传的计算机化和数字化概念也变得时髦起来。

不仅如此,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还曾在 1975 年遭遇绑架,被囚禁长达 30 天之久,直到他的家人支付了 200 万美元的赎金才得以重获自由。据他所说,这段经历实在是乏善可陈。不过,与约翰·保罗·盖蒂三世(John Paul Getty III)等因绑架案深受重创的受害者不同,这段经历反而帮助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重获新生。他说:“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其实我以前也有过转型的打算,但在经历绑架之后,我坚定了彻底变革宝格丽的想法。”

1977 年,宝格丽停业一个月用以“整顿门店”、盘点库存并梳理公司混乱的财务事务,从而为迎接光明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先生表示:“宝格丽迎来了公司发展的转折点。这是一场彻底的变革,我们必须为其扫清障碍。”在此背景下,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领导的宝格丽于 1975 年开始尝试进入腕表领域。宝格丽 **Roma 腕表** 配备直径 30 毫米的 18K 金材质表壳,是一款小巧的圆形腕表。其采用麻绳编织搭配皮革装饰的简约表带,休闲随性的风范跃然眼前。而呈绿色的 LCD 液晶显示屏配备数字显示,为其增添了一抹电子产品的炫酷质感。平整的表壳正面镌刻“BVLGARI”和“ROMA”字样,大胆地将公司名融入腕表设计。不过,此款腕表是非卖品,仅限量打造了 100 枚,用来赠予品牌百名尊贵客人。关于此款腕表的消息不胫而走,传播之广泛迅速,或许就连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也始料未及。对拥有的强烈渴望于被忽视的怅然之中滋生,未能有幸获赠此款腕表的客人开始要求拥有个人专属的宝格丽時計作品。

第二年,此时兼任宝格丽创意总监的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推出了 **Roma 腕表** 的模拟表款。此款腕表同样采用 18K 金材质打造,表壳直径仅 30 毫米。不过,该腕表配备了黑色表盘,12 点钟和 6 点钟位置采用瘦高的阿拉伯数字时标,其他位置的时标则呈细长状。当时的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并不知道,这一美学元素将成为宝格丽的标志性设计之一。表耳舒展地延伸出表壳,固定住黑色皮质表带。腕表内部,一枚机械机芯为针状时针和分针提供持续动力。沿袭宝格丽 **Roma 腕表** 的设计风格,表圈亦镌刻了宝格丽品牌名与腕表系列名。如果按照当代硬朗腕表设计标准来看,此款腕表似乎过于小巧,但在 1976 年,这实

际上无需过虑。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先生说道：“在当时，男士腕表和女士腕表的设计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二十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钟表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女性开始佩戴原本为男性打造的腕表。”

而对于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腕表业务将带领他的公司走向何方。他表示：“自二十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我便对这项业务心存疑虑。”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所指的“这项业务”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宝石交易业务。“我对这项业务缺乏信心。康多提大道上的宝格丽精品店看起来高不可攀，令人望而生畏。”似乎为了印证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的观点，著名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将宝格丽的罗马精品店描述为“举足轻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认为，他需要一款产品，来帮助那些想要进入宝格丽世界的客人轻松踏进宝格丽精品店。那么，腕表会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吗？

他坦言：“我其实从来对腕表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我意识到，腕表可以是价格亲民的宝格丽作品。这些具有鲜明风格的腕表，有助于吸引那些原本对康多提大道的宝格丽精品店望而却步的客人鼓起勇气，走进店内，一探究竟。”推出的腕表并未一举成名，但它取得的成绩已经足以说服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进一步施行自己的理念。1977 年，宝格丽耀目推出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从命名便足见品牌颇具慧心巧思的营销策略，充分彰显品牌创新精神的精髓。

一如宝格丽 **Roma 腕表**，**BVLGARI BVLGARI 系列**同样将品牌 logo 镌刻于表圈位置。不过，**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镌刻的品牌双 logo 标识字母间距均匀，呈现顺畅衔接的视觉美感。该设计传承自罗马古钱币的隽永美学，宝格丽此前已将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图形元素运用于珠宝创作。**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同样搭载机械机芯，但并非普通的机械机芯，而是在瑞士精工匠造而成。圆融通达的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深知，唯有瑞士制造的腕表才能真正赢得時計鉴赏家的信赖。他在日内瓦设立了宝格丽腕表、书写工具与打火机业务部（Bulgari Time, Write and Light），负责制造腕表、银材质或金材质笔具及打火机。他说道：“在意大利制造腕表只会让人觉得荒唐。瑞士制造能赋予腕表更高的价值，尤其是如果这些腕表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话。”此款腕表的成功向我们诠释了坚持的意义。作为一款搭载瑞士机芯的意式腕表，**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风靡一时。它取得成功的原因也令詹尼·宝

格丽（Gianni Bulgari）欣喜不已。他说道：“得益于亲民的售价，此款腕表在我们并未大肆宣传的情况下一鸣惊人。我们为它赋予亲民的价格和便捷的读时体验，并借助它在全球传递宝格丽品牌形象。这也是我们打造此款腕表时融入的些微巧思。”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还记得采用精钢材质的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 的售价为 100 万意大利里拉，在当时约合 1100 美元，金材质打造的表款价格则更高一些。他表示：“在当时，宝格丽是非常高端的品牌，因而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 是符合价格亲民的标准，曾经对我们望而却步的客人大量涌入我们的精品店。”

接下来，他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话题。他说：“但仅此而已。我留给后人的，只有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那么，他会为此感到自豪吗？“是的，这是一项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而 **BVLGARI BVLGARI 系列腕表** 也将与宝格丽共同悠游漫长时光。”

第五章：OCTO 系列

我人生中第一次打破田径纪录的经历，实际上只是儿时在新泽西家中玩的游戏。

作为一对田径教练夫妇的子女，我和妹妹卡罗尔·刘易斯（Carol Lewis）幼时常在后院举办我们自己的“田径运动会”。我们假装参加的是“全美锦标赛”。有时我们甚至会模仿电视上的赛事解说员，激情澎湃地为可能即将产生的世界纪录烘托氛围。

我或者卡罗尔·刘易斯（Carol Lewis）会在比赛开始前造势，模仿“成人”解说员浑厚的嗓音进行播报：“*目前的世界纪录是 9 秒 95。卡尔·刘易斯(Carl Lewis)或卡罗尔·刘易斯(Carol Lewis)将在此次‘全美锦标赛’上打破这项纪录。气氛越来越紧张了，他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

我们还用父亲为建造露台购买的沙堆，打造了一个跳远沙坑。

后来到我 11 岁的时候，大概是在 1972 年的奥运会期间，我了解到一位名叫鲍勃·比蒙（Bob Beamon）的运动员保持着跳远的世界纪录。

当我用卷尺标出鲍勃·比蒙（Bob Beamon）在 1968 年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29 英尺 2.5 英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第一反应是“哇，这可比一辆凯迪拉克还长。”紧接着，我切换至解说腔播报：“看看吧，伙计们。卡尔·刘易斯（Carl Lewis）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一跳之遥。而他只需要跳这么远就足够了。”

我们在小小的幻想世界里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恣意享受作为孩童的无忧时光。

不过，童年的这些经历也为我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帮助我在热爱的运动领域打破一系列纪录，也让我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关于打破纪录，我也积累了些许感悟。

首先，打破纪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需要为自己设立清晰的目标，并勇于接受挑战。你需要来自良师益友的支持，并为达成目标付出巨大的努力。在通向目标的道路上，你还必须始终保持自信。

其次，比较不同代际的运动员打破的纪录没有任何意义。时代的发展会催生大量的变化，训练、装备和营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会得到改善。

再次，夺得冠军与打破纪录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你可以拥有冠军头衔，也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奖牌或抹去你的头衔。但纪录并不会成为你的所有物，尽管一项纪录在被打破的那一刻能为运动员带来烜赫的荣耀，有时这种光环还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但总有一天这项纪录会被新的纪录所取代，而与之相伴而生的光环也将逐渐暗淡，直至湮灭。

我想我一定是个幸运儿，因为直到目前我仍然是一些纪录的保持者，其中又以室内跳远世界纪录尤为引人瞩目。

然而，单单一个数字，或者说单纯一个时间或距离，对于一名已经 61 岁、目前在休斯顿大学执教的退役运动员来说，已经不能说到底有多重要了。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名运动员成长为冠军的过程。我更受触动的，是这场旅程中那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和难以磨灭的记忆。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那些后院的童年经历依然对我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那些记忆将伴随我的一生，而我也将永远把它们珍藏在心底。

那是 2001 年的早春，当时还身在都灵的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正盯着一块广告牌，广告牌上展示的是一款宝格丽 **Aluminium 腕表**。几年前发布的这款单色外观运动腕表将意式“甜蜜生活”巧妙汇集于方寸之间，已经成为意大利富豪们的身份象征。

三年前，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在罗马完成了工业设计的学业。他随后搬到意大利北部的都灵，供职于菲亚特公司。汽车设计是他自儿时起就怀揣的梦想，而一切仿佛来自命运的眷顾，他在某一年生日时获得了菲亚特公司的工作机会。但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梦想其实不切实际。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对性能、安全性和燃油效率等影响汽车设计的关键因素丝毫不感兴趣，更不用说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还有着时刻需要满足的商业需求。在汽车行业，都灵的优秀企业也正被其德国和日本竞争对手赶超。

不仅如此，设计流程也在不断地演进。当时，虚拟时代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正在发轫。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是在漫威和 DC 的手绘漫画的陪伴下长大的，他所着迷的不是闪电侠戈登、超人和蜘蛛侠等英雄形象，而是赋予这些漫画人物视觉叙事功能的艺术家所具备的特质。对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来说，设计之所以令人着迷就在于能动手执笔作画，而不

是借助于其他的工具。他曾醉心于意大利汽车设计大师扎加托(Zagato)、贝尔托内(Bertone)和斯凯荣内(Scaglione)笔下的恣肆笔触与流畅造型,但如今的他,逐渐厌倦了多部门协作的设计方式。在现实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汽车设计通常将大灯与格栅分别交由不同的设计师完成。于是,在汽车行业逐梦三载之后,他觉得是时候重新出发了。

在那块广告牌的角落里,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发现了一则电话号码。他想,如果拨打这个号码,我或许能与宝格丽的设计师攀谈,向他们表达提交个人设计作品的意愿。他对自己父亲佩戴的欧米茄超霸系列腕表与祖父佩戴的精工品牌腕表仍记忆犹新,如果汽车设计都难不倒他,那么腕表设计也定然不在话下。于是,他拨打了那个号码。不过,他发现电话的另一端,只是一个引导客户寻找附近宝格丽精品店的客户服务中心。经过一番交谈后,对方向他提供了一个罗马的地址,他可以往那里邮寄自己绘制的腕表草图。

接下来,他就开始了腕表草图的绘制。

这位和善的意大利人回忆道:“我当时真的是太天真了,可以说是非常幼稚。我按照汽车设计的行业惯例,使用 A3 规格的纸张绘制腕表草图。草图上那些腕表尺寸很大,仿佛一座座建筑物,我甚至还为它们添加了一些小小的人像。”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将画稿寄去罗马,然后回到菲亚特公司继续工作。两周之后,他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宝格丽创始人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的孙子、时任宝格丽董事长的保罗·宝格丽(Paolo Bulgari),询问他是否愿意赴罗马参加面试。

收到那些画稿后,身在罗马的保罗·宝格丽(Paolo Bulgari)感到忍俊不禁。作为一名资深的汽车收藏家,他对 A3 规格的纸张知之甚深。回忆到这里时,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面带笑容地说道:“他告诉我说,这些草图令人惊艳,不过遗憾的是,腕表比你的草图小 20 倍,我们可不知道如何在一枚腕表中包含所有这些设计细节。”不过,这些草图已经足以令保罗·宝格丽(Paolo Bulgari)看到他的才华。一个月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收拾好行装,离开都灵南赴罗马。他说道:“离开菲亚特,我并没有感到遗憾,因为我迎接的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虽然或许我离开得太早了,但是宝格丽给予了我特别的机会,我很高兴自己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在位于罗马的宝格丽设计中心，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他说道：“汽车设计可能需要 150 名甚至 200 名设计师参与，而腕表设计则可以自始至终由一位设计师独立负责。”他注意到虽然人们常常将汽车设计和腕表设计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少之又少。他表示：“一款车型的开发可能持续三到四年的时间，牵扯到成本、制造、营销和美学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不仅如此，车型开发可能涉及高达数十亿的投资，因此任何的差错都是难以承受的。此外，即使一款车型大获成功，也要等两三年后才会开始盈利。”

加入宝格丽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得以更加从容自若地在设计的天地里遨游。他说道：“寻常的作品并不能打动我，我所钟爱的，始终是那些具有变革力量的事物。我对卡西欧 G-Shock 系列腕表的兴趣不亚于卡地亚桑托斯系列或欧米茄超霸系列，主要是为了探寻这些作品背后的设计故事。”

如果说他在菲亚特的经历深刻诠释了什么是时运不济，那么，加入宝格丽的决定则是适逢其会。二十一世纪初，意大利珠宝世家在制表领域的雄心迅速高涨。它的收购清单里不仅包括瑞士表壳、表盘和表链制造商，还囊括了二十世纪后期制表界的两大知名品牌：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加入宝格丽之初，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的工作内容就包括为一款全新 Gérald Genta 品牌腕表——即后来我们所熟知的 **Octo 系列腕表** 设计表链。此款腕表于 2004 年交付客户，采用了带逆跳显示的复杂设计。他说道：“这款 Gérald Genta 腕表竭尽繁复富丽之能事，令人眼花缭乱。它只是美学设计元素的堆砌叠加，却缺乏贯穿始终的理念支撑。”这段经历恰恰突显出一个他已经注意到的问题，Gérald Genta 品牌的制表工坊坐落于瑞士汝拉地区远离尘嚣的布拉苏斯，在日内瓦往北一个小时车程的位置，而宝格丽设计中心则远在熙攘繁华的大都市罗马。两地之间相距上千公里，文化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说道：“菲亚特的设计中心距离其米拉菲奥里工厂仅 10 分钟的车程。保持创作自主权对于一名设计师而言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设计师也需要靠近制造基地，方便与技术人员探讨实现某项设计在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如果设计与制造之间不能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割裂会在产品中显现出来。”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开始着手说服自己的上司同意他离开品牌创意的精神家园罗马，去往瑞士建立专门的宝格丽腕表设计中心。2011年，宝格丽腕表设计中心（Bulgari Watches Design Centre）在纳沙泰尔隆重揭幕。纳沙泰尔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湖畔小镇，还是工业制表荟萃的高科技中心。在那之前，纳沙泰尔已经成为了宝格丽的腕表装配基地。而自那以后，宝格丽的表盘制造厂在距离宝格丽腕表设计中心 20 分钟车程的拉绍德封，机芯制造厂则位于一小时车程外的勒桑捷。对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而言，这样的布局就更加合理了。他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腕表设计与制造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当然，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时间。“设计创意与瑞士制表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起初的几年，我们的工作推进地相当艰难。”

与此同时，宝格丽推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变革。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 品牌在当时的身份比较特殊，它们既隶属于宝格丽，又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制表实体。2009 年，宝格丽将两大品牌完全整合入自己的业务版图。这意味着宝格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其腕表设计中心横跨半个大陆的搬迁，并将过去 25 年间举足轻重的腕表作品收入囊中。不仅如此，宝格丽更是得以与瑞士的优秀制表人才直接接触，那是宝格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刻。

2010 年代初，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开始在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工作与生活，担任宝格丽腕表设计中心总监，致力于呈现兼具创新与传承的腕表设计。时任宝格丽首席执行官的法兰西斯克·特朗潘尼（Francesco Trapani）指派他重新设计了部分系列腕表，时至今日，这些系列腕表已经成为他的创意王国的明珠，其中就包括来自 Gérald Genta 品牌的 **Octo 系列腕表**。今天，Gérald Genta 品牌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设计的精钢材质运动腕表再度获得客户的争相青睐。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于 2011 年去世，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无可挑剔的腕表设计遗产，相关作品在他离世后受到了更加热烈的追捧。

在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的腕表遗产中，法兰西斯克·特朗潘尼（Francesco Trapani）、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以及当时的宝格丽腕表部门负责人圭多·泰瑞尼（Guido Terreni）一致决定将 **Octo 系列腕表** 作为他们的革新重点。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一直对 2004 年面世的

那款采用厚重表壳和表链，以及逆跳表盘设计的腕表缺乏好感，于是着手对它进行改进。全新表壳依然采用复杂的设计，拥有 110 个刻面，与之匹配的一体式表链拥有浑然一体的表扣设计。黑色漆面表盘之上，12 点钟和 6 点钟位置采用纤细的阿拉伯数字时标，其他位置则呈现细长的指挥棒式时标，呼应 1977 年宝格丽 **Roma 腕表** 的经典表盘设计，宝格丽品牌标识位于表盘的醒目位置。一枚来自第三方的自动上链机械机芯为腕表的时间和日期显示提供动力，焕新演绎现代运动腕表的卓著风范，彰显宝格丽的全新制表主张。谈及表壳拥有的众多刻面，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表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打造精妙的表壳结构，以此突显腕表的高超工艺水准。”而宝格丽能够圆满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尽管并未形成轰动效应，此款腕表还是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反响。当时，一场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而 **Octo 系列腕表** 拥有精钢打造的表身与棱角分明的设计，寓意着既保持乐观又不盲目自信的人生哲学。不过，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并未止步于此。在 **Octo 系列腕表** 大胆造型的背后，酝酿着另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想法。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始终认为 **Octo Originale 腕表** 过重，即使是经过他改进之后的 2012 款作品亦是如此。他回忆道：“由于它的尺寸、厚度和重量的关系，这款腕表并不适销。不仅如此，它的表链也是既大又沉。”无论如何，必须为它做减法。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回归到一个备受推崇的设计理念——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少即是多”理念。他说道：“并不是因为这样更能节省成本，实际上，‘少即是多’的理念更难驾驭，因为这需要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细节、材质、装饰以及实现恰当的比例和造型方面。”

他继续说道：“如今，‘少即是多’的理念普遍被曲解为通过‘减配’，打造更为‘廉价’的产品。但实际上，‘少即是多’是通过做减法提升作品的整体质感——更多地关注材质的选择，更少地运用装饰元素，对每一处细节都做到精益求精。”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可谓是一堂“以少博多”的大师课。他为 **Octo Originale 腕表** 去掉了十余个刻面，并在不破坏腕表的整体造型且所采用的钛金属材质可以承受的前提下，尽量确保表壳和表链在视觉层面更显轻盈。但是仅仅打造出纤薄的表身还远

远没有大功告成。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还需要为他的腕表搭载一枚纤薄的机械机芯，一枚能够轻巧置入全新设计的纤薄表壳的超薄机芯。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的设计与宝格丽机芯制造部门逐渐统一了想法与步调。此款腕表不仅是拥有现代复杂表壳结构的超薄腕表，还是超薄的超复杂功能腕表。而针对 **Octo Originale 腕表** 的初次迭代作品，宝格丽还为其搭载了陀飞轮。至此，一款结合多刻面钛金属表壳与瑞士制造陀飞轮机芯的现代超薄腕表荣耀诞生，在腕表设计领域树立全新标杆。

在 2014 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Baselworld）上，宝格丽瞩目推出 **Octo Finissimo 陀飞轮腕表**。此款腕表的机芯厚度仅 1.95 毫米，表壳厚度仅 5 毫米，不仅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時計佳作，还刷新了机械陀飞轮腕表的品牌超薄纪录，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又一款宝格丽标志性時計作品横空出世，令评论家与收藏家们大受震撼！

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令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感到十分惊讶，不过他很快也就释然了。他说道：“我们全力以赴，成功打造出这款 **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无论是汽车和航空工业，高尔夫与马球运动，还是月球，实际上都与我们毫无关联，我们的身份只是以‘甜蜜生活’方式著称的珠宝制造商。依照旧例打造一款圆形腕表更易取得成功，但我们并没有遵循制表行业的常规。初生牛犊不怕虎，实际上这种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品牌基因，从索帝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詹尼·宝格丽（Gianni Bulgari）、保罗·宝格丽（Paolo Bulgari）到尼古拉·宝格丽（Nicola Bulgari），一代又一代传承而来。”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坚称，打造这款 **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 的初衷并不是刷新品牌超薄腕表纪录。“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瑞士制表技艺与当代超薄设计之间的特殊融合，我们创造性地打造出配备现代表链设计的超复杂功能腕表。它不仅是一款正装风格腕表，我们的理念是为超薄复杂功能腕表引入现代佩戴方式。”即便如此，品牌超薄腕表纪录同样殊为重要。在那之前，超薄本身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复杂工艺，不过它是只有伯爵、江诗丹顿和积家等老牌時計制造商才选择投入的一条相对冷门的赛道。当此之时，刚刚正式踏入机械腕表制造领域的意大利珠宝世家却异军突起，推出了一款超薄腕

表。伴随此款腕表的面世，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将品牌腕表设计中心以及其个人生活重心转移到纳沙泰尔的明智决策也得到了验证。他说道：“**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兼具精湛制表技艺与型格美学。这就是此款作品的奥秘所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运用革新的创意设计，Finissimo 机芯仅仅只是一枚超薄机芯而已，反之亦然。”

不过，**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对宝格丽制表产生的影响。接下来的 10 年间，宝格丽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将超薄设计理念推广至更多腕表作品，并且在纤薄度方面不断实现新突破。得益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的纤薄表壳与表链设计，宝格丽随后七次刷新品牌超薄腕表纪录。2021 年，**Octo Finissimo 万年历腕表**摘得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赏（GPHG）大奖，而 2022 年春季发布的 **Octo Finissimo Ultra 腕表**则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 1.8 毫米厚度，为纤薄机械腕表树立全新标杆。

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承认这些纪录和满柜的奖杯都是值得的，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追求超薄的目的应该始终是为了实践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理念。他说道：“一名资深的设计师更能心无旁骛地体会‘少即是多’的涵义，能够做到在设计中去芜存菁，而不是被乱花迷人眼。一名初出茅庐的设计师总是希望能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所学，但作为一名资深的设计师，则没有这个必要了。”

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是宝格丽制表水准趋于成熟的表现，它甚至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扛鼎之作。然而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并未就此志得意满、停步不前，他依然每周绘制多达 250 幅草图。他说道：“宝格丽大胆颠覆了曾经死水微澜的超薄腕表领域的既定规则。但我并不能断定，**Octo Finissimo 系列腕表**是否仍有潜力尚待发掘。”

第六章：超复杂功能腕表系列

时间之趣，妙不可言.....

简约而不简单。伴随着主唱女高音的动听歌声，管弦乐团低声吟唱出一曲忧郁的摇篮曲。这段乐曲的节奏不应过快，也不可陷入停滞。歌者的嗓音中流露出一种介于忧愁与悲伤之间的微妙情绪。若有一丝手部动作过于激烈，或一句唱词没有传达出准确的情感，音乐的魔力便会即刻消散。这正是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第一幕结尾时公爵夫人玛莎琳(Marschallin)的独白。复杂却也简单，妙不可言。

时间仿佛停顿了一秒，将美好时光定格为永恒瞬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光因为美妙的乐曲散发奕奕神采，让人久久不愿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开来。遗憾的是，终曲已至。我们知道，短期内再也难以感受到如此让人心动的体验了。

这些独特美妙的瞬间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意义，让我们可以延缓时光的流逝。

我看着手上的腕表，彩排结束了。现在，我心里开始发慌，因为我错过了交稿的截止日期。转眼之间，我对时间的感知由平静转变为焦虑。

时间飞逝，而我来时晚矣。

我应该如何调整我的情绪，让自己重拾更加高效、平和的心境呢？当面临这种情况时，重新投入音乐的怀抱或许有所助益。音乐虽然无法改变时间的流逝，但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时间的感知。

而这正是我与宝格丽团队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宝格丽大自鸣腕表的设计宗旨：将简单的钟表旋律融入到复杂的制表技艺中。

通过聆听腕表的滴答声知晓时间，如此高超的技艺令人叫绝。不过在我看来，自鸣不仅是一项简单的实用功能，更应被视为是一种情感的表现方式。

美妙的乐曲往往始于一个引人入胜的主题，然后朝着不同的方向不断深入推进，并在接近结尾时高潮迭起，在扣人心弦的曲调中直至曲终乐散。

那么，让我们试着将每个小时都想象成一首乐曲。第一刻钟是序曲，用于引起你的注意，帮助你酝酿情绪，此刻的曲调应当短促而有力。

第二刻钟是深入推进阶段。此时，你应该在心理上暗示自己，乐曲已至半程。此刻的曲调应当饱满而坚定，但仍呈现不断增强的张力。

第三刻钟尤为重要，因为高潮近在咫尺。此刻的曲调会非常丰富且紧凑。音调必须激昂澎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步步深入，直至这段音乐之旅圆满结束。

一曲终，二曲起。这是一首平缓温馨的大调乐曲。随着上一曲的结束，下一曲即将奏响。

我们都是时间的主宰，自应做到惜时如金。

众所周知，如果请某个领域的佼佼者分享自己的秘诀，他们大概率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的优秀或许可以归结为某种我们称之为天赋的东西，但一定也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对他们而言，各自的专业技能已经成为其第二天性，甚至到了不假思索就能做到的程度。研究人员有时将这种现象称为“专业知识引起的健忘症”，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宝格丽资深制表大师兼报时腕表主管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便是这种状态的突出代表。在某些领域，他被誉为“宝格丽乐团的总指挥”（Le Chef de l'Orchestre Bulgari）。

我们约在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的工作室见面，位于宝格丽高级制表工坊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这家高级制表工坊专门生产瑞士制造的宝格丽高级复杂功能腕表。初见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时，他身材瘦削，黑色眼睛，一头银发向后披散，步态从容坚定。向外望去，勒桑捷的街道上已被白雪覆盖，勒桑捷正是宝格丽高级制表工坊所在地。

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的工坊温暖明亮，和其他制表工坊并无不同。室内摆放着制表工作台以及其他工具和机械设备，估计只有使用这些机具的工匠们才清楚它们的用途。工坊的角落里还有一间隔音储藏室，在这里，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和他的三人团队用精密软件测试报时腕表的稳定性、计时精准性和音量。在这里，音乐才华并非必要条件，所以团队不用耳朵，而是使用精密软件来进行测量。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工坊的代表作是一款配备超复杂功能的大自鸣腕表，腕表拥有四个音簧，能够分别敲出 do、re、mi 和 sol 音阶报出刻钟，还可根据佩戴者的需求报出即时时间。在工坊内，四处都弥漫着钟表油的清香。

纵观整个制表界，能够组装出一枚大自鸣腕表的制表师可能只有十个或十几个，但确切人数无人知晓。宝格丽拥有两位这样的制表师，其中一位便是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他们拥有精湛的技艺，经过数十年精益求精的完善，同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许多人都曾尝试过组装大自鸣腕表，但更多的人甚至连尝试都不曾尝试过，成功者可谓是寥寥无几。但若请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来解释他的天赋，或者请他介绍如何将逾千件零件组装成报时腕表，便会触发他“专业知识引起的健忘症”。“我不知道，”他耸了耸肩。“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天赋。”这话像是虚伪的谦虚，但听起来却很诚恳。他表示：“真的，我不相信什么天赋，努力和激情才是硬道理。另外，有幸与优秀人士共事并向他们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的经历中，这些优秀人士的确非同凡响，但我们的话题还是要回到他们身上。

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的故事要从他还是个在法国长大的小男孩时说起。他生于 1967 年，他说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他回忆道：“我一直对时钟等各种报时装置很痴迷。”1986 年，他离开学校，在布列塔尼孔堡（Combourg）找到了一份制表师的工作，之后则被征召入伍。一年后，他搬至位于法国和瑞士边界内的蓬塔利耶（Pontarlier），距离被称为“瑞士制表业摇篮”的汝拉山谷（La Vallée de Joux）不到一小时车程。他在当地一家小型珠宝店当制表师。随后，1990 年，他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在瑞士布拉苏斯（Le Brassus）村一家小型制表工坊的招聘广告上看到了一个职位，这座村庄是包括爱彼在内的瑞士众多知名制表公司总部的所在地。他一直想搬到瑞士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但自认为被录用的机会不大。这家制表工坊的名字叫“Gérald Genta”。

当时，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已经是高级制表业中备受尊崇的人物。他凭借为瑞士知名钟表公司设计腕表名利双收，其中包括在 1972 年为爱彼设计的皇家橡树系列和 1976 年为百达翡丽设计的 Nautilus 系列。他也有自己的腕表品牌，用于展示他奇妙无穷的设计理念，而他设计的许多腕表均配备高级复杂功能。

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这份工作。他表示：“我非常幸运。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一举打破复杂功能腕表的设计准则，在制表业掀起了一场革命。”1995 年，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推出了具有三问报时、西敏寺四音锤报时、万年历和双动力储存显示功能的大自鸣腕表。该腕表被认为是当时尤为复杂的腕表佳作。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还记得自己当时对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这位未来雇主的敬畏之情，他表示：“杰拉德·尊达（Gérald Genta）并非制表师，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他聚集了很多出类拔萃的制表师。当我加入 Gérald Genta 后，在公司里见到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制表大师。当时的我不过才二十岁，而他们皆已年过花甲。看着他们，我会不禁心生敬佩。”

这是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的第一个重要机遇，他的第二个机遇则出现在 1995 年。当时，他转投另一家独立高级制表商 Daniel Roth。身为制表师的丹尼尔·罗斯（Daniel Roth）曾就职于宝玑，并凭借为宝玑打造出品牌首款陀飞轮腕表而在业界崭露头角。1988 年，丹尼尔·罗斯（Daniel Roth）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推出了经典之作 Souscription 陀飞轮腕表。这是一款采用“双椭圆”表壳设计的复杂功能腕表，与当时的主流风格大相径庭。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在 Daniel Roth 一直工作到 1999 年。他深情地回忆起往昔岁月：“我和丹尼尔·罗斯（Daniel Roth）一起共事，一起用餐，共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那时，我们会加班至凌晨两点，在睡前还会一起把酒言欢，现在想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今，这样的场景已经见不到了，因为现在的青年制表师一般没有和制表业巨擘如此接近的机会。”

十年间，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跟随二十世纪制表业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师学习制表技艺，从在法国本地珠宝店修理钟表的普通技师，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资深制表师。

随着千禧年的临近，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即将迎来人生的另一大重要转折。他受邀加入宝珀，上级则是现代制表业另一位杰出人物：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

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曾带领宝珀实现品牌振兴，后来又执掌宇舶表，助力宇舶表成为当代制表业的卓著品牌。回忆起热情洋溢的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瞬间像换了一个人。他兴致勃勃地比划着手势，用拳头敲击着桌子，这种兴高采烈的风格后来也成为了这位特立独行商人的标志性特征。

彼时，瑞士制表业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曾因经历二十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石英危机（Quartz Crisis）而名存实亡的制表品牌开始慢慢复苏，而其他品牌则被新兴企业集团收购，这些企业集团迅速成长成为如今在制表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集团公司。

到了 2000 年，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 两大制表品牌相继被涉足高级制表领域的宝格丽收至麾下。

在此之前，宝格丽的制表风格主要是优雅大气或动感有型的休闲腕表。例如 1977 年的 **BVLGARI BVLGARI 系列** 和 1998 年的 **Aluminium 系列**。宝格丽腕表体现了“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时期的生活方式，象征着“sprezzatura”，即意大利人精心打扮却不会显得过于刻意的随性风格。这种风格或许也是“专业知识引起的健忘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今，宝格丽正式进入全新的并购时代，并购了与钟表制造相关的瑞士公司，涉及表盘、表壳和表链制造。2004 年，宝格丽隆重发布首款超复杂功能腕表：**BVLGARI BVLGARI 系列陀飞轮腕表**，这款腕表配备灵感源自罗马钱币的表壳与在瑞士备受推崇的 Daniel Roth 陀飞轮机芯。

作为 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 的前员工，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饶有兴趣地见证了这一切行业动态变化。同年，他离开宝珀，加入宝格丽，直接掌管宝格丽在勒桑捷表厂的全新高级制表部门。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回归不仅决定了他的职业生涯，也决定了宝格丽在精英制表品牌行列中的崛起。

到了 2000 年代末，宝格丽已经将制造高级腕表所需的多门技艺整合进自己的运营体系。随后，宝格丽便开始尝试开拓创新，将 Gérald Genta 和 Daniel Roth 的品牌传承与其标志性的视觉语言和罗马渊源相融合，创造出新一代经典腕表。

2011 年，随着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晋升为宝格丽大自鸣腕表制造工坊的负责人，宝格丽 **Daniel Roth 大自鸣万年历腕表** 成功跻身百万美元腕表行列。这款腕表在两大方面影响卓著：首先，它推动了“超级腕表”时代的到来。其次，它助力宝格丽在制表业占领一席之地。而在此之前，这一领域一直是专业制表公司的天下。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先生表示：“在我任职于宝格丽期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之一就是首枚大自鸣腕表的交付，这款腕表耗时两年才最终完成。虽然整个制造过程非常紧张，但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十分惊叹。”时至今日，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在这枚腕表上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他表示：“能够有两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做一项工作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睁大双眼，雀跃之情时至今日依然溢于言表。“能够花时间真正做好一枚腕表是我的优势，而在工作保持这种优势则是我的追求。”

迄今为止，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和他的团队已经在工作中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2016 年，宝格丽发布了 **Octo Finissimo 三问腕表**。这款腕表搭载 BVL 362 机芯，仅厚 3.12 毫米，置于仅 6.85 毫米厚的钛金属表壳内，正是这些关键数据使这枚腕表成为打破品牌超薄腕表纪录的三问腕表，这是宝格丽在超薄腕表领域取得的第二项纪录。截至 2022 年底，宝格丽已经创造了八项品牌超薄腕表纪录。

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先生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花费如此多时间来制作打破纪录的腕表确实有点奢侈。然而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能够制造和交付打破品牌超薄腕表纪录的三问腕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当然，这并非易事。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先生表示：“腕表组装是一件让人精神高度紧张的事情，有时候，在下班前一小时，我们会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以至于回到家后都无法安心入睡。这个过程会不断消耗你的精力，如果你缺乏耐心和热情，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做这项工作。”

我告诉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我觉得组装宝格丽大自鸣腕表就像在拼图一样，只是其中一些拼图必须按照尺寸切割好后才能拼装。在组装大自鸣腕表时，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会进行数百次微调，腕表会被拆装多达 50 次，直至它能够准确奏响所有的音符。

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先生表示：“这个比喻没错，不过相比之下拼图更为简单，因为整个拼图过程都是在平面上完成的，而组装腕表必须上下移动各种零件，且大自鸣腕表还涉及到四个维度的要素。其中，第四维要素就是声音。腕表是有生命的，你需要每天给它上发条。而拼图没有心脏，故而没有生命。”

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的工坊坚持“专属制表师打造专属腕表”的原则。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互相合作。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先生表示：“我们工坊的每一位制表师都必须从头到尾亲手完成自己的作品，不过我们每个人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我们互相分享专业知识，同时必须心怀谦逊。请原谅我说得如此直白，但腕表的复杂功能异常复杂，组装像带有大自鸣这样的复杂功能的腕表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开始组装时，每只腕表都只是初具雏形而已。”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人们称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为“宝格丽乐团的总指挥”了。不过，他对这个称号并不热衷。他表示：“我不喜欢这个称号，虽然很荣幸，但对我来说，机械才是最根本的要素。”而他希望将这种对机械的热爱传递下去。帕斯卡·勒让德（Pascal Legendre）正在筹划一项专业高级制表学徒计划，希望汝拉山谷中的诸多品牌都能参与进来，以此丰富他的个人传承。他说道：“实际上，我们是为了制造腕表而制造，而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必需品。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制表，甚至不仅仅是腕表。这是一种疯狂的热爱，但同时也是一种魔法。”只是不要期待他来解释这个魔法是如何实现的。

第七章：咫尺未来

虽然我们的生活可能受制于相同的秒、分、时、天和周，但时间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相反，时间流逝的速度取决于我们采用的独特参照系。随着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加速发展的技术、对时间的更深入理解以及尚未破解的大脑理解和掌控时间的方式，都将推动我们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面向未来的创新者已开始设想未来的模样，工业设计师兼宝格丽腕表产品研发执行总监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就是这样的创新者，他知道

自己今天的设计将会对未来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表示：“宝格丽腕表搭载的机械机芯十分经久耐用，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创造的产品以及我们倾注其上的艺术元素、专业技艺和创新精神，将为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顾客创造独特的体验。”

那么，未来的人们究竟将如何生活呢？可以肯定的是，到 2050 年，日常生活的节奏将继续成倍加快。数个世纪前，工匠们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建造一座大教堂，而如今，我们在几周、几个月或几年内就能完成一个项目。不久之后，这种工作的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因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们解决问题、创新创造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无处不在的互联、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能够在几秒钟内解决当今计算机需要数年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这些技术将推动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而要适应这种生活节奏的巨变并非易事。我们的心理偏见阻碍了我们进行长远思考，反而让我们将生活塞得满满当当。在今天这个无比便捷、充满捷径且人们保持“随时在线”心态的世界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但是，变革在即。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自己对时间的感知，以便赢得更多的时间。未来，我们毫无疑问会开发出能够让我们慢下来的工具，或者至少让我们感觉自己慢下来的工具。音乐就是一种减缓时间流速的有效工具，当我们聆听喜爱的音乐时，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会记录下更多的体验，同时倾注更多的专注力，从而让我们觉得时间似乎被延长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如果我们能将类似的体验汇聚到一处，并开发出有意识让自己慢下来的工具，这个世界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展望未来，腕表或许会成为人类掌握时间的媒介。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感到时间飞逝，那他只需要扫描一下腕表上内嵌的二维码，便可进入一个无限接近现实的虚拟世界，亲历一场多感官体验，并减缓自己所感知到的时间流速，从而发掘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缤纷乐趣，这样的未来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更快。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先生解释道：“宝格丽 **Octo Finissimo Ultra 腕表** 配备了 NFT，这是一件与腕表永久共存的独特艺术品。腕表集成的二维码让拥有者可以接入虚拟体验，沉浸式地欣赏其内部的机芯运转之美。这在以往都是难以想象的全新情感连接体验。”宝格丽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未来的所有产品都将具有内在的双重性，惊艳的实体作品将与独特的数字体验相辅相成，向观众讲述更

为丰富的全新产品故事。”没有什么事物能比腕表拥有更能讲好故事的潜力了。正如宝格丽腕表部门董事总经理平兴韬（Antoine Pin）先生所言，制表是一种“复杂的炼金术”，能够在人生不同阶段激发人的活力与灵感。他表示：“每一个人都与腕表存在关联，无论是创造它的人还是体验它的人，而且这种联系将永远不会磨灭。”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这种炼金术正在迅速变成现实，能够提供可追溯的腕表渊源、真伪以及使用寿命等相关信息。未来，这些信息也将包含人类的故事，从腕表的创作者到拥有者以及他们的个人经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条不断延伸的情感纽带。

这一情感纽带反映了未来设计必须遵循的双重性，即同时结合人类数百年传承的制表传统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对于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而言，**Octo Finissimo Ultra 腕表**恰好体现了这种双重性。他表示：“这款腕表共申请了八项专利，集中展现了宝格丽的创新成果。但与此同时，它的八角形几何造型则深受罗马设计和宝格丽品牌基因的启发。过去和未来都需要兼顾，这才是真正的奥秘。”宝格丽首席运营官兼创新官马西莫·帕罗尼（Massimo Paloni）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真正的创新在于我们如何讲述设计故事，未来我们可以将所有元素糅合进一个故事。实体产品将为用户提供一个锚点，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通过将引人入胜的叙事融入产品中，用户可以体验到具体的实物，看到详细的设计过程，探索我们所遵循的设计准则。”

通过这些故事融合在一起，腕表可以引导人们形成“深度时间思维”（Deep Time Thinking），即理解真正的宇宙时间范围的能力。目前，我们往往只在五代以内的时间维度内思考。但是，如果突破这一局限，将思维延伸至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将有助于激发全新的视角，促进解决从气候危机到探寻生命意义等跨越多个世代的问题。此外，深度时间思维还可以唤起人们的敬畏之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转变。从广义上来讲，敬畏通常发生在令人感到惊奇或赞叹的时刻。它不仅仅会让人屏息惊叹，研究表明，它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身心健康，增强同理心，甚至唤醒超越自我的意识，使我们更加容易接受高情商和高智商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领域切实印证了时间的概念，以及为衡量时间而设计的奢侈品能够对我们的心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能促使人体产生一系列化学变化，激励我们不断超越极限。因此，未来的设计将不仅仅在于提供单一体验，还需要促进实现个人的转变。随着奢侈品概念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这种转变将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已至。他表示：“可以预见，到 2050 年，人们对奢侈品设计的需求将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可以看到，人们从自己参与的设计中寻

求享乐主义、自我实现和个人转变。这意味着，在未来，设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提供切实的益处和价值，激发人们的灵感，刺激和促使人们不断拓宽界限。”

其他有助于拓展界限的因素将改变我们评估时间的方式，其中尤其关键的是对生命的关注。在物质层面，气候危机和资源匮乏促使我们必须向循环经济转变；在人类层面，我们对自身生理机能和衰老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最近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科学家们加速并逆转了衰老对老鼠的影响，帮助它们恢复了青春活力。与此同时，一位自称“生物黑客”的人通过特定的营养配方和锻炼，在七个月内成功地将自己的生理年龄缩短了五岁。这也意味着，他每长一岁，仅衰老九个月。产品的耐用期限与我们即将能够获得的延长寿命紧密相连，而对耐久性的理解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omassa Stigliani**）先生解释道：“耐用期限是我们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的腕表设计已经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所有权模式：腕表的当前所有者只是为下一代所有者保管腕表而已。我们必须更巧妙地利用现有的一切，尊重天然材料的独创性和韧性。”基于这一未来愿景，腕表将成为人类实验中的科学控制因素。在我们开发全新技能、突破全新界限时，腕表将成为我们存在中唯一不变或不受影响的要素。

人类要突破的界限似乎注定要超出地球之外，到本世纪末，人类极有可能在地球之外建立定居点。火星上的一天（被称为“太阳日”）为 24 小时 39 分 35 秒，因此，新的时间测量方式届时将应运而生。我们将能够跨越行星的界限，在火星上建立社会秩序。无论身处何地，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我们的生存水平都将取决于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技术得到合理应用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拥有现存的足以应对所有生存挑战的工具。届时，食物生产将实现自动化，商品将形成闭环，强大的人工智能将逐步取代部分工作。如果某些工作被取代，还将引发关于“如何利用时间”这一根本性问题。随着我们回归到以创造和分享为文化的时代，创意将取代资本成为人类的主要产出，只不过这一次还有了直觉技术的加持。人们会发现，他们所使用的各种技术工具将进一步助力人们发挥创造力。如今，这种工具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omassa Stigliani**）先生表示：“可以看到，机器开始能够生成自己的观点，这代表着一项重大进步。当前，机器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或危险，但我们应该接纳它。机器可以帮助设计师试验不同的体积和固体形状，从而创造出新的形态。”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先生认为，人工智能非但不会淘汰人类，反而会增强我们的人性。他表示：“目前，人工智能仍然高度依赖人类的输入。它是助推器，而不是驱动器。制表将始终是一门艺术。而机器不会创造艺术，只能执行艺术。”

展望未来，这一区别将愈加明显。平兴韬（Antoine Pin）先生说道：“越纯粹的奢侈品往往越能体现真实的人性。我们必须相信人类的智慧，用我们的双手和头脑创造一切。”

对于马西莫·帕罗尼（Massimo Paloni）而言，通过借助各种技术工具，人类有望开创一种不同以往的创新文化。他解释道：“未来，员工将利用技术提升自身能力。由此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让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员工拥抱创新思维，尝试使用迭代的方法解决问题，并为设计师提供新的见解，帮助他们突破人类能力的极限。”

当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时间本身被超越。未来是无法预知的，未来的真相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能揭晓，而本章便致力于阐释未来的真相。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的预见能力正在朝着令人期待的新方向发展演变，随着从基础设施到自然界，再到人类等越来越多的元素相互连接，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虚拟模拟变得越来越精准。这些数字孪生使我们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行情景预演，并在做出决策之前了解其影响。这种先见之明能够帮助设计师实现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所认为的根本目标：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未来的设计师将可以充分了解人类的想法，并发挥工艺的优良效果，创造出他们确信能够为个人和地球带来积极转变的产品。如此一来，便已不是建立一个“新常态”，而是像法布里齐奥·布纳马萨·斯蒂格里安尼（Fabrizio Buonamassa Stigliani）这样的设计师一样创造一个“新的不凡”，推动时代的进步，加速迈向大胆的未来。